高老头

[redacted]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

高　老　头

[法国]　巴尔扎克／原著

目录

导读 ……………………………………………2
第一章　公寓里的房客………………………4
第二章　神秘房客……………………………12
第三章　寻访伯爵府…………………………19
第四章　阴谋…………………………………25
第五章　结识男爵夫人………………………31
第六章　冒险的赌注…………………………37
第七章　困惑…………………………………43
第八章　玩命鬼伏脱冷………………………49
第九章　计取玩命鬼…………………………57
第十章　欧也纳的新房………………………64
第十一章　亲情………………………………70
第十二章　豪门舞会…………………………76
第十三章　弥留之际…………………………82

导读

《高老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１７９９—１８５０）的作品，他的创作生涯虽说只有短短的２０年，但他却用他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用他心灵的感触勾画了大量同时代的人物形象，记录了法国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的生活及其思想。

巴尔扎克花了整整４个月的艰辛劳动才完成了《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创作。在这之前，他已陆续写了《朱安党人》、《高布塞克》、《驴皮记》、《夏倍上校》、《欧也妮·葛朗台》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后来他把这些作品调合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正是从《高老头》开始的，巴尔扎克对他笔下的形象作了精心安排，《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人物都在这部小说中纷纷登场。所以，有人把《高老头》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

《高老头》这部作品以１８１９年底到１８２０年初这段时期为时代背景；以贫民区寒酸的伏盖公寓和贵族区鲍赛昂夫人豪华客厅为主要舞台；以高老头和欧也纳两个人的平行而交叉的故事为基本线索，形象地描绘了贵族阶段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揭示了复辟时期封建贵族貌似威严实则虚弱的阶级本质，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无情地撕下了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突出表现了资产阶级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他又为衰亡的贵族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对于鲍赛昂夫人的被迫隐退，欧也纳精神的堕落，都是用“哀其不幸”的凄婉笔调描写出来的。

全书以辛辣的笔调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罪恶的金钱关系。

在榨取父亲的过程中，两个女儿巧取豪夺的歹毒被勾画得活灵活现，使读者对她们深感厌恶。直到最后，她们的人性方才复苏。相反的，作者竭力渲染了高老头超乎寻常的爱女之情，为了她俩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使女儿们的自私与高老头的无私形成显明对比，从而突出赞美了父爱的伟大。另一面，作者把这位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死写成被损害、受欺凌，值得人同情的对象，模糊了高老头形象的本来面目。

《高老头》以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跌宕起伏而不故弄玄虚的巧妙构思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戏剧形象，描写了环环相扣，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使欧也纳的性格在戏剧性的变化中得以表现。通过对欧也纳堕落和鲍赛昂夫人隐退的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出贵族阶级不可避免的厄运。

《高老头》是《人间喜剧》的出色序幕，作为独立的作品，它本身又是一部丰富多彩、结构严谨的优秀戏剧。

第一章　公寓里的房客

巴黎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上，有一所公寓，叫伏盖公寓。此公寓是伏盖留给太太的仅有产业。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临着小花园，屋子与圣热内维埃弗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房子前面有一条砂子铺成的平行的小路。两旁分别有两个蓝白二色的大陶瓷盆，盆里种着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靠街的小路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着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另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全都欢迎。靠街的栅门上按有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

夜幕降临，栅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刚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分别有一堵墙，一边是临街的，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全部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显得特别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爬满了葡萄藤，瘦小而繁茂的果实是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同时也成了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每堵墙各有一条细长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着一圈凳子。在两条走道之间有一大块空地，里面种着朝鲜蓟、莴苣、旱芹、酸菜，还有被修成圆锥形的果树。

伏盖公寓是一座带有用碎石砌成的阁楼的四层楼房。楼外建筑材料用的是粗沙石，粉刷成令人恶心的那种黄颜色。窗子上全是小方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房屋后是一个二丈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都被放在一块儿。院子里搭有一个堆放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

之间吊着一个饭橱，下面排出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

公寓底层的第一间是一个客厅。客厅里设置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裹的马鬃布呈现出一条条忽亮忽暗的纹缕。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瓷茶杯，杯上的金线已剥落了一大半。墙上贴着《忒勒玛科斯》等油画。石砌的壁炉架上摆置着两瓶旧纸花罩在玻璃罩下，中央摆着一座灰蓝色的云石摆钟。炉膛很干净，除了重大节日外，轻易不生火。客厅里散发着一股闭塞霉烂酸腐的气味，闻起来潮腻腻的。这间客厅虽然令人觉得恶心，但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会觉得客厅模样是很高雅，味道还是挺芬芳的呢！

饭厅护壁漆的颜色已经分辨不清，只有一块块油迹构成奇奇怪怪的图案。粘手的餐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厚瓷盆。屋角有一个多格橱子，里面存放着房客满是污迹的饭巾。一些废弃的破烂家具被堆放在这儿。这里还有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的火炉；几盏油灰积垢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几张折臂断腿的椅子；还有焦黑破烂的脚炉，都显得死气沉沉，老弱无能。

此公寓的主人伏盖太太是一个寡妇。网纱做的无檐便帽下面，露出一圈凌乱的假发，憔悴而胖胖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鹰嘴鼻子，胖胖的身体，滚圆的小手，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内裙，罩裙是用旧衣衫改成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绽出。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其他饱经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如同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并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地讨便宜。房客们却都说伏盖太太事实上是个好人，并且听见她也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以为她也是一个穷人。

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伏盖公寓共住了七位客人。二层楼

上有两套房间是整幢楼最好的，伏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库蒂尔太太，她去世的丈夫曾在共和政府时代作过军需官。同她住在一起的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她与库蒂尔太太之间如同母女。这两位女房客的食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在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波阿雷的老人，和一个头戴黑色假发，四十左右的退休商人，叫做伏脱冷。他们的食宿费每月是七十法郎。第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旭诺小姐租了一间；原做面粉生意，大家叫他高老头的，租了另一间；还有一间住着一个从乡下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叫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另外一间则预租给过路的客人。他们的食宿费每月只能付四十五法郎。四层楼上面有三间阁楼：一间是用来晾衣服，另外两间分别为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卧房。

除了这七个寄宿的房客外，还有八个学法律或医学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在伏盖太太这里订吃一顿晚餐。每至晚餐时，饭厅里能坐到十八个人，团团围成一桌，很有家庭风味。这七位房客，如同伏盖太太特别庞爱的孩子，她根据他们各自的食宿费的数目，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如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

伏盖公寓的房客全是受着贫穷压迫的底层人。老姑娘米旭诺瘦得皮包骨，披肩穗子如同眼泪一般稀稀落落，好似披在一副枯骨上面。波阿雷先生像是架机器，有气无力地拄着一根手杖，两条腿颤颤抖抖像喝醉了酒似的。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时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瘦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尽管她父亲是个百万富翁，可是为了把财产全部传给儿子，竟然连女儿都不认，一年仅给她六百法郎算完事。维克托莉的母亲因生活无望死在远亲库蒂尔太

太家里，已是寡妇的库蒂尔太太便把孤女视为亲女儿一样养大。库蒂尔太太除丈夫的预赠保险金和公家的抚恤金外一无所有。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从乡下来巴黎求学的穷学生。在这几位房客中，伏脱冷恰是一个中间人物。他很殷勤，总是笑露满面，而且他什么都懂：帆船，大海，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政，法律，旅馆，监狱等。尽管他外表随和，但他那道深沉而坚毅的目光叫人害怕。他能猜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感情。在饭桌上十八个客人中，还有一位专受白眼的可怜虫——曾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欧也纳搬来公寓不久，便发觉这个受人蔑视，老被人们打哈哈的出气筒，好像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高里奥老头是在一八一三年投宿伏盖公寓来的。那时他年近六十二岁，住在库蒂尔太太的那套房间，而且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

高里奥先生刚刚搬来的时候，确实让房客们大开了一次眼界。不但箱子沉重，而且里外服装，被褥行头，全都十分讲究。仅那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就让伏盖太太惊叹不已。老商人通常穿一套宝蓝色的外衣，每天换一件干净的细格布背心，罩着一个滚圆的大肚子。身上挂着一条坠有饰物的粗金链子。衣领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襟扣。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他的柜子装满了许多日常用的银具：汤勺、羹匙、油瓶、碟盏、盘子等餐具。这些东西使他想起以往值得回忆的大事。他拿起一个盘子，跟一个盖上有两只鸟互啄的小碗对伏盖太太说："这是我妻子送给我的，结婚周年纪念品。好心的女人为了得到这件礼物花掉了她做姑娘时所攒下的积蓄。这一辈子就能每天早上用这个杯子喝咖啡啦！"

临走，伏盖太太用她鹰般的目光瞥见一叠公债票，略加起

来，高里奥先生每年可约近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从那时起，伏盖太太便有了心思。

伏盖太太设法想出种种办法调整房客。声称从今以后只招待从各方面看来都最体面的人。如有生客上门，她便吹嘘高里奥先生，说巴黎最有名望最有地位最受人尊重的商界巨头，专门选中她的公寓。她散传广告，上面写着：伏盖宿舍。拉丁区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包饭公寓。风景优美，园亭幽静，绿树成荫，空气清新。

这些广告给她招来了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她三十六岁，丈夫曾是一个将军。死于战场，她跟老商人成功地做了一次密谈后，对伏盖太太说："你别指望在这个家伙身上得到什么！他是个吝啬鬼，笨蛋，蠢货，只会令人厌恶。"

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同老商人会面后的第二天，便搬走了。把半年的食宿费都忘交了，仅留下一件值五法郎的旧衣服。伏盖太太竭力寻访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的音讯，竟然一无所获。经此教训，伏盖太太觉得老实的面条商高里奥是罪祸之源，便想出许多暗中捉弄的方法，报复她的仇人。她首先取消公寓里添加的几项特殊待遇。"用不着什么小黄瓜跟鱼曹鱼了。都是上当的东西！"她告诉西尔维。

但高里奥先生毫不在意。对他来说，素羹，或是肉汤，加上一盘蔬菜，永远是他最可口的晚餐。所以伏盖太太要折磨她的房客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嗜好。伏盖太太无可奈何，只能贬低他，把她对高里奥的敌意传染给别的房客，房客们为图好玩，也就帮着她出气。

高里奥先生住这儿的第一年，伏盖太太常暗想：这个退休商人每年有七八千法郎的收入，银器和饰物的精美不亚于富翁，可为什么会住到这里来？并且只付一笔与他财产很不相称的一

点食宿费？刚开始半年多，高里奥先生每周总有一二次在外面吃晚饭，往后，逐渐地改为一月两次。至第二年末，高里奥先生竟要求搬到三楼住，并把食宿费减为九百法郎。平时他十分节省，甚至整个冬天屋里没生火。此变化说明他的财产在逐渐减少。伏盖太太让他预付房钱，然后才同意他搬家，高里奥答应了，此后，她便管他叫高老头。

对高老头降级的原因，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猜不准高老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于是就把他当做恶劣的嗜好、无耻、低能所造就的神秘人物。伏盖太太却猜他是个古怪的好色鬼，而且有事实做根据。

那个女骗子德·昂倍梅尼伯爵夫人溜走后不久。一天早上，伏盖太太刚刚睡醒，听见楼梯上传来绸衣　　的声音，接着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轻轻地溜进高里奥房里。胖子厨娘随后跑上来报告女主人，说有个过于漂亮得不像良家妇女的姑娘，打扮得如同天仙，溜进厨房问高里奥先生住在哪儿。伏盖太太同厨娘凑在高老头门上偷听，耳朵里偶尔掠到几句温柔的话。两人在房间里呆了好一会儿，后高老头送女客人出了门。厨娘西尔维赶忙挎上菜篮，装成上菜市的模样去跟踪这对情人。

西尔维回来后对伏盖太太说：“高里奥先生一定是很有钱。真没料到，有那么一辆漂亮马车等在街角，我看着她登上去的。”

晚餐时，伏盖太太拉了一下窗帘，以便遮住射向高里奥眼睛的那道阳光。

“高里奥先生，连阳光都喜欢你，真是阳光高照，艳福不浅呢！那女孩好漂亮啊！”

“那是我女儿。”他自豪地回答道，大家觉得他是在故意地遮面子。

一个月后的某天傍晚，又有一女客来拜访高里奥先生。只

见她一头美丽的金发，苗条的身腰，极有风韵。那种高雅大方的举止使西尔维完全没认出是上次那个女人。

“天哪！第二个了！”厨娘西尔维惊叹地说。

又过了几天，他另一个女儿来找他。这一个女儿长得身材高大、结实，深色皮肤，黑头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

“哎呀！竟有三个！”厨娘西尔维说。

这第二个女儿初来也是在早晨，几天后又在黄昏时穿着跳舞的服装，坐车来了。

“哎呀！竟有四个！”伏盖太太和西尔维齐声嚷道。

当高里奥将自己的等级降到九百法郎时，一次在其中一位女客下楼后，伏盖太太恶狠狠地质问他把她的公寓当做什么地方，高老头温和地回答说这位太太是他的长女。

“你有两三打女儿吗？”伏盖太太尖刻地问。

“我只有两个。”房客答话的口气非常柔和，如同一个落难的人，任何贫穷的委屈都能受得了。

第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高老头再次搬上了四层楼，每月的房饭钱也减缩到四十五法郎。他戒掉了鼻烟，辞掉了理发师，头发也不再染色了。金刚钻、金烟盒、金链条等饰物，全都不见了。他脱下宝蓝外衣和所有华丽的套装，不分冬夏，都穿一件栗色粗呢外罩，羊毛背心和一条灰色毛料长裤。他逐渐变瘦了，腿肚子下垂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他的面容被忧患折磨得苍白无血色。整个人忽然变得像七十多岁的老翁，跌跌撞撞，面如死灰。

一天晚饭后，伏盖太太讥讽他说：“喂！你那些女儿不来看你了吗？”

高老头顿时似被房东太太刺了一针，浑身颤抖。

“有时候来的。”他声音抖动地答道。

“哎呀！有时候还能看到她们！真棒，高老头。”大学生们齐声嚷道。

高老头似乎没听见人家的嘲笑，脸上显出一副迷迷昏昏的神气。

“若是高老头真有两个有钱的女儿，他绝不会住在四楼上每月只付四十五法郎的房饭钱，也不会穿得像乞丐一样上街去了。”

伏盖太太的意见得到一致的赞同。公寓里其他人都对可怜的老头儿有了十分肯定的意见。他根本就不曾有过妻子女儿，荒淫的生活使高老头如同一只蜗牛，成了一个寒酸的穷光蛋。直到有一天，大学生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公开了他的发现，才证实了高老头并没说谎。

第二章　神秘房客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来自乡下的穷学生。家中有父亲、母亲、两个兄弟、两个妹妹，还有一个无丝毫财产的姑母，全都靠家中那块有限的田地养活。全家总年的收入仅在三千法郎上下，其中还得挤出一千二百法郎供他花销。家里窘迫的生活，使他同其他有志气的青年一样，发誓要靠自己的本领去闯天下。这更增强了他对于权位和出人头地的欲望，他先是盲目地用功，不久发现女人对社会生活有极大影响，突然冒出想挤入上流社会去征服几个女人做他庇护人的念头。一个富有热情，富有才华的青年，再加上风流倜傥的仪表，高雅的举止和很容易令女人着迷的阳刚美，还愁找不到女人吗？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的姑母往昔曾入宫进见国王，熟悉一批名门贵族的领袖。他回家度假的时候，询问姑母还能拉上关系的亲戚。老姑太太把家谱上的支脉筛选一番，认为在全部自私的阔亲戚中间，只有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较易相处。姑母用旧文体写了一封信交给欧也纳。回到巴黎之后几天，欧也纳把姑母写给德·鲍赛昂夫人的信寄出。夫人给欧也纳寄来一张次日舞会的请帖，代替复信。

几天后，欧也纳参加了德·鲍赛昂太太举办的舞会。从门第和财产而论，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算得上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第被认为是当地最令人舒适的地方。多亏姑母的帮助，欧也纳这个穷学生竟受到鲍府的优待。盛会中的鬓光钗影把他的眼睛都看花了。他和子爵夫人仅寒暄了几句，便在匆忙汇拢在一起的众多女人中间，发现了一位天仙般的女人，她就是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伯爵夫人长得端庄、

高大，乌黑的大眼睛流露出热情的火焰。欧也纳对她一见倾心，于是在跟她一起跳舞时说：“ 太太，以后能在哪儿见到你呢？”

“ 树林啊，剧院啊，我家里啊，哪儿都可以。”她回答。

当欧也纳介绍他是德·鲍赛昂太太的表弟，这位贵妇人当即邀请他，说随时可以去她家里玩。她那最终迷人的一笑，使他觉得有必要登门拜访。整个晚上，欧也纳都沉浸在幸福愉快的气氛里，直到清早两点左右才回到公寓。欧也纳轻轻地上楼，卸了装，换上拖鞋，披了一件旧大褂，生起炭火，准备弥补损失的时间。他无心读书，脑子里时时浮现出德·雷斯托伯爵夫人那迷人的风采。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不料静悄悄的夜里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像是生病的人瘊阙一样。欧也纳轻轻开了门，瞥见高老头门底下透出一线灯光。他怕邻居生了病，便凑在锁孔上张望。这一看却让他着实吃了一惊。只见高老头把一张桌子翻倒，在桌子横档上绑着一个镀金的盘和一个汤碗一样的东西。高老头用一根粗绳子绞着那些器皿，拚命拉扯，似乎要绞成金条。

好家伙！欧也纳想，他是一个贼还是一个窝赃犯？可能为了掩人耳目，故意装成痴呆样，过着叫化子般的生活？

大学生再次把眼睛凑上锁孔，只见高老头把绞开的银块放在一条毯子上面滚动，搓成一条状。高老头悲伤地瞧了瞧他的杰作，掉下几滴眼泪，吹灭蜡烛，躺上床去，叹了一口气。

“ 可怜的孩子！”高老头突然大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欧也纳觉得这件事应保密，绝不能冒冒失失地断定邻居是坏人。欧也纳刚想转身回房，突然听见一种难以言状的声音，似乎有几个人悄悄地上了楼梯。忽然，三楼伏脱冷的屋内透出一道微弱的灯光。

公寓怪事真多！欧也纳回到房间里想。

次日一大早，高老头挟着一个小包上了街。仆人克利斯朵夫对厨娘西尔维说：“我打扫楼梯时不小心被高老头挟的小包裹撞了一下，也不知里面包硬得像铁的是什么东西。这老头倒挺不错，为他跑腿，尽管他不给钱，可我为他送信的，那太太出手却十分大方。”

“是他所说的那些女人吧？嗯！起码可能有一打吧？”

“可是，我只去过两家，就是来过这儿的那两个。”

稍候，伏盖太太下楼了。

“怎么？西尔维，已近十点了，你让我像死人一样死睡！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那是因浓雾之因。”

“中午饭准备得如何了？”伏盖太太突然发现她的猫掀开罩盆，在迫不及待地舐着牛奶。

“弥斯蒂格里！”她吼了一声，猫逃开了。

她接着又叫：“西尔维！西尔维！你看看，猫喝掉了多少！”

“别担心，太太。那份牛奶就加到高老头的咖啡里好了，他不会发现。他什么都不在乎，连吃的是什么都不关心。”

“他上哪儿去了，这老家伙？”伏盖太太摆着盘子问。

“天晓得？一大早就出去了。”

这时门铃响了，伏脱冷粗声唱着歌走进客厅。

“哦！早上好，伏盖妈妈。”他亲热地搂着伏盖太太，“我刚才看见了一件怪事。”

“什么事？”伏盖太太问。

“高老头早上八点半在太子街，拿了一套镀金银餐具，进了一家金银匠铺，卖了一大笔好价钱。而后又走进大名鼎鼎的放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家，他可是个吝啬鬼，小气地会把他老子的背脊梁雕成骰子的人！”

“高老头上他那里干什么？”

“干什么？这个傻瓜不惜倾家荡产却为了那些婊子……”

“他来了！”西尔维叫着。

高老头叫克利斯朵夫上楼。克利斯朵夫不一会儿拿着一个信封下来。

“这是什么！”伏脱冷抽过信封，念道，“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亲启。”

伏脱冷把信还给克利斯朵夫，又问：“你去哪？”

“海尔德街。”

“里面是什么东西？”伏脱冷又把信拿过去拆开一点，“哦，是一张债务付清的凭证。去吧，你又可以得到不少小费。”

时钟敲响了十点，七个房客围坐在餐桌旁。欧也纳坐到高老头身旁，割了一块面包，夹了许多羊肉，说：“昨天我去参加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舞会，她是我的表姐。她有一所华丽的住宅。我与舞会里最漂亮的一位太太跳舞，一位娇媚的伯爵夫人，真的，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美人儿。今天早上九点，我看见这位仙女般伯爵夫人在砂石岩街上走。哦！我的心狂跳不止……还以为……”

“以为她会上这儿来，嗯？”伏脱冷寓意深长地看了大学生一眼，“实际上她是到放高利贷的高布赛克老头那儿。你说的伯爵夫人可是叫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住在海尔德街？”

一听这个名字，大学生吃惊地看着伏脱冷。高老头猛地抬起头，那炯炯的目光叫大家看了奇怪。他懊恼地自言自语：“克利斯朵夫去晚了一步，她先到一步。”

“我猜中了。”伏脱冷凑着伏盖太太咬耳朵。

欧也纳奇怪地问：“伏脱冷先生，你如何知道她的名字？”

伏脱冷答道：“既然高老头知道，我又怎么能不知道。”

“什么！高里奥先生？”大学生惊呼道。

“怎么？昨天晚上她很漂亮吗？”高老头可怜巴巴地问。

“是的。她漂亮得如同仙女。要是无德·鲍赛昂太太，伯爵夫人真能称得上全场的王后了。年轻人的眼睛都盯着她，别的女人嫉妒得要命。”

“可怜！昨天在爵府的高堂上，今天早上就又投到债主的脚下，这就是巴黎女人的本相。”伏脱冷说，“丈夫倘若供不起她们奢侈，她们就去出卖自己……”

刚听到大学生对伯爵夫人的赞美，高老头的表情犹如日丽的阳光，可是伏脱冷的这番议论，却又使高老头顿时沉下脸来。

维克托莉小姐并没在意他们的谈话，吃过饭见库蒂尔太太向她示意，便同她一起离开饭厅。她俩一出门，高老头也起身离开了。

“喂！瞧见了吧？”伏盖太太对伏脱冷和其他房客说，“他确实是被那些婆娘弄穷的。”

“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美丽的伯爵夫人会是高老头的情妇。”大学生叫道。

“这就所谓上流社会。”伏脱冷说，“今早，高老头把镀金盘子拿到了银匠铺。”

伏盖太太插嘴道：“高老头竟然把他的镀金餐具熔掉了？”

“盖上是不是有两只小鸟？”欧也纳问。

“不错。”

“那可能是他最心爱的东西，”欧也纳说，“我偶然看到他毁掉那盘碗的时候哭了。”

“那是他看做性命一般的东西呢！”伏盖太太说。

“那女人有本领勾走他的魂。”伏脱冷继续说，“从银匠铺出来后，他又到了砂岩街高布赛克老头家，回来后，便让克

利斯朵夫把一张债务付清的借票送给德·雷斯托太太，伯爵夫人刚好也到那放债的家里，这里面的情形明显是很紧急的了。高老头很大方地替她还债，问题再明显不过了。”

欧也纳叫道：“ 经你们这一说，我非得把事情弄清楚不可。明天我就上德·雷斯托夫人家去。”

“ 好，” 波阿雷赞同道，“ 明儿就去。”

“ 或许你会在那边碰到高老头收账呢！”

欧也纳十分厌烦地说：“ 看来你们的巴黎竟是一个垃圾坑了。”

“ 一个古怪的垃圾坑。” 伏脱冷接着说，“ 那些浑身污泥却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而浑身污泥搬着两条腿走的全是些小人流氓。偶尔扒窃一件随便的东西，你就会被牵到法院广场上去示众，大家拿你当作把戏看。倘若偷上一百万，交际场合中他们就会称你大贤大德。他们还要花巨额的经费养着宪兵队和司法人员来保持这种道德，太妙了。”

欧也纳沉默不语，伏脱冷出门了。

午饭时，大伙又聚在餐厅。高老头坐在桌子下首，靠近端菜的门。他抬起头来，嗅了嗅面包，那是他偶然流露的做买卖人的老习惯。

“ 怎么！” 伏盖太太带着尖刻的口气叫道，“ 是不是面包不新鲜？ ”

“ 不，太太。恰恰相反这面包用的是上等货色的面粉。”

“ 你如何确定的？ ” 欧也纳问。

“ 凭颜色和味道。”

“ 凭你鼻子嗅到的味道！” 伏盖太太接话说，“ 你省俭到了极点，既然你能闻会嗅，总有一天仅靠厨房的气味就能过活。”

“ 那你不妨去申请专利，倒好发一笑财哩！” 一食客嚷道。

另一食客又打趣道:“ 你的鼻子几乎快成了提炼食物精华的蒸馏瓶了。”

“ 蒸——什么？ ” 毕安训问。

“ 蒸饼。”

“ 蒸笼。”

“ 蒸汽。”

“ 蒸鱼。”

“ 蒸包子。”

“ 蒸蕃茄。”

“ 蒸黄瓜。”

……

七嘴八舌的回答像连珠炮一般，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高老头愈加呆呆地望着众人，如同要想法听懂一种外语似的。

“ 蒸什么？ ” 他问旁边的伏脱冷。

“ 蒸猪脚，朋友 !” 伏脱冷一边回答，一边往高里奥头上一拍，把他帽子压到眼睛上。

高老头被这突出其来的攻击骇呆了，愣了半晌。克利斯朵夫以为他已经喝完汤，拿走了他的汤盆。等到高老头掀起帽子，拿汤匙朝汤盆掏的时候，却碰到了桌子，再次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欧也纳看着高老头，低声对毕安训说:“ 咱们错怪高老头了。他既不是一个傻瓜，也不是一个没性子的人。我觉得他的一生太神秘了，值得研究。你别笑，毕安训，我说的是正经话。”

“ 行！行！千万别传染上他的傻气就成。”

第三章　寻访伯爵府

次日下午，欧也纳打扮得十分高雅，动身朝雷斯托太太家走去。一路上，大学生尽管十分的小心，提防着街上的泥土溅到他的鞋子、裤子上，但还是被泥浆溅脏了，不得不在王宫市场叫人上鞋油，刷裤子。

“我倘若有钱，就可以坐着车子来了。”他想。

终于到了海尔德街，他对守门的说要见德·雷斯托伯爵夫人。人家看他徒步走过院子，而且大门外没有车马的声音，便轻蔑地瞪了他一眼。院子中央停着一辆豪华的两轮车子，一匹披挂齐整的马在不停地跺脚，与此相比，欧也纳已经自惭形秽，再加上下人蔑视的一瞥，兴高采烈的心情立刻变得难堪、沮丧。

等了很久，仆人出来说：“先生，太太在小厅里忙得很，没有传给我回音，请先生到客厅再稍等一会儿。”

过道尽头亮着一盏小灯，忽然那边一扇门打开了，欧也纳听见德·雷斯托太太和高老头的声音，还伴着一声亲吻。他跟着侍仆走进第一间客厅，发现有一扇临院子的窗，于是站在那儿想看看清楚，那人到底是不是高老头。

侍仆还在第二客厅门口等他，忽然从里面走出一个漂亮青年，不耐烦地说：“我走了，莫里斯。烦告知伯爵夫人，说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

这时，高老头在大门附近出现了。他提起雨伞刚准备撑开，未料一辆轻便马车直冲进来。高老头赶紧后退一步，差点被撞倒。赶车的青年人怒气冲冲地回过头来，瞧见是高老头，便对他点头示意，高老头亲热地回复他，好像很高兴。欧也纳过于

专注，没觉得旁边还有人。

“哎，马克西姆，要走啦？”

忽然听见伯爵夫人含嗔带怨的声音。欧也纳赶忙转过身子，看见那人正捧着伯爵夫人的手亲吻。欧也纳这时才瞧见马克西姆，伯爵夫人也瞧见了欧也纳。

“啊！原来是你，欧也纳先生。看到你很高兴。”

欧也纳盯着马克西姆，一下记起在德·鲍赛昂太太的舞会上曾见过这个青年，便猜到他与伯爵夫人的关系，心里突地冒出一股妒火：是我的情敌，我要战胜他！

马克西姆在火炉旁边的软椅上坐下。拿起火钳，把柴火乱搅一阵，动作很粗暴，很烦躁。阿娜斯塔齐那张娇面也变得难看起来。她狠狠地瞪了欧也纳一眼，那神态分明要欧也纳离开。

欧也纳讪笑地说：“夫人，我急于要拜见你，是因为……”

话没说完，客厅的门突然开了，刚才那位赶轻便马车的青年走了进来。他同马克西姆握了握手，后又不安地瞧瞧欧也纳。

伯爵夫人指着那人对大学生介绍说：“他是我的丈夫——德·雷斯托先生。”

欧也纳深深地鞠躬致意。

“这位是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与德·鲍赛昂夫人是亲戚。”

后边的话使伯爵收敛了那副冷淡矜持的神气，立即招呼大学生道：“欢迎，欢迎。”

一个姓氏的力量竟如魔棒一样，连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也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欧也纳头脑变得清醒起来。

伯爵亲热地与欧也纳拉起家常，于是阿娜斯塔齐借故和马克西姆躲到一边。

“可怜的马克西姆，”她说，“没办法了，晚上见……”

送走了马克西姆，伯爵夫人返回到客厅。欧也纳正在伯爵面前卖弄才华，时而恭维他，时而逗他高谈阔论。欧也纳故意拖延时间，想寻机弄清伯爵夫人同高老头间的关系。他无法理解，这个爱上马克西姆又能瞒过丈夫的女人，为什么同老面条商有来往。

“我刚才看见从这儿出去一位先生，他和我住在同一公寓里，而且是邻居，高里奥老头……”

欧也纳说出高老头的名字，同样也好像挥动了一根魔术棒，但效果同那句“跟德·鲍赛昂太太是亲戚”的魔术棒正好相反。

“先生，你能够称呼一声高里奥先生吧！”伯爵把钳子往炉火里一扔，站起身子说。

“你怎么会认识我们最敬爱的……”伯爵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狼狈不堪。

大学生发现二人板起面孔，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便借故起身告辞。虽然欧也纳再三辞谢，德·雷斯托先生还是把他送至门口。

“如果以后这位先生来了，不许再通报！”伯爵吩咐男仆莫里斯。

欧也纳走下石级，发现天下雨了。

“哼！我跑来竟闹了一个笑话，莫名其妙地还不知道是咋回事。混账的高老头，见鬼去吧！”

欧也纳边走边想，心里憋了一肚子恼火。这时，一辆马车恰好经过，车夫问他坐不坐车。欧也纳也不管口袋里仅一法郎两个铜子，径自上了车。

“格勒奈尔街，德·鲍赛昂子爵府上。”

欧也纳把帽子仍到前座的垫子上，心想：“我要把今天的遭遇告诉德·鲍赛昂太太，可能会引她发笑。高老头同那漂亮

女人的关系，她一定知道。与其去碰那女人的钉子，倒不如去讨好我表姐。”

雷斯托夫人门口停着一辆豪华的轻巧两轮车。欧也纳跨上台阶，心早凉了。该死！表姐一定也有她的马克西姆。

早在三年前，子爵夫人和葡萄牙一位最有名最富有的贵族，德·阿瞿达侯爵结识。不管德·鲍赛昂子爵本人心里怎么想，面上总尊重这不伦不类的关系。最近德·阿瞿达先生即将与罗什菲德家的一位小姐结婚了，整个上流社会仅德·鲍赛昂太太一个人不知道此事。这位葡萄牙美男子，这天专程来想告诉子爵夫人这件事，却始终不敢吐出一个负心字儿。正在他坐立不安，一心想溜的时候，当差的通报欧也纳来了。葡萄牙人马上对德·鲍赛昂太太说了声”再见”，便匆忙地抢着往门外走。

德·鲍赛昂太太目送葡萄牙人走出大门，然后回卧室写了一封信，吩咐侍仆到罗什菲德公馆去见德·阿瞿达侯爵。

“表姐……”等了半天，欧也纳这才小心地叫了一声。

“嗯？”子爵夫人傲慢的目光着实叫大学生打了一个寒噤。他立刻红着脸改口道：“太太。”

德·鲍赛昂太太苦笑了一下。欧也纳告诉她，他刚从德·雷斯托夫人家出来。

“那你大大防碍她了。”德·鲍赛昂太太笑着说。

欧也纳说：“我这次来是想向你讨教的，求你告诉我这事的原因。我向他提起了一个老头儿……”

正在这时，仆人进来通报说：“德·郎热公爵夫人来拜访了。”

欧也纳做了个极其气恼的手势。子爵夫人低声嘱咐他说：“你若想成功，首先不要这样富于表情。”

“喂！你好，亲爱的！”子爵夫人迎上前拉住公爵夫人的

手，亲密之举，像久别的亲姊妹。

“他是我的表弟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子爵夫人介绍说。

“唔！亲爱的，德·阿瞿达先生同罗什菲德小姐的婚约，明天就要公布了！”公爵夫人闪动着狡黠的目光说。

这个打击太大了，子爵夫人立刻脸色发白，只一霎，她假装极不在乎地笑着说：“是吗？”接着子爵夫人转过话头问欧也纳，“哎，你究竟做了什么傻事呢？先生。”

公爵夫人傲慢地瞟了欧也纳一眼。欧也纳说：“太太，我无意间伤害了德·雷斯托太太。我刚博得了德·雷斯托伯爵的欢心，但当我说出我认识的一个刚从他们暗梯下去的人的名字，他们立刻都冷了脸。”

“谁呀？”两位夫人齐声问。

“与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的可怜人，叫做高里奥老头。”

“啊呀！你真是个孩子。”子爵夫人叫道，“德·雷斯托太太就是高里奥家的小姐啊！”

“啊！原来是他的女儿。”大学生做了个吃惊的姿势。

“不错！他有两个女儿，小女嫁给了一个银行家，叫德·纽沁根男爵，她的名字叫但斐纳，浅黄卷发，在歌剧院有个包厢。她们的父亲对她俩喜欢得要命，但两个女儿几乎已经不认他了。”

“她们居然不认父亲！”欧也纳重复道。

“是啊，”子爵夫人接着说，“听人说他给了每个女儿五六十万，自己仅留下八千到一万法郎的年金，以为女儿永远是女儿，嫁了人，等于他有了两个家，可以受到敬重，不想未至两年，两个女婿就把他赶了出来。他看出女儿们以他为耻，也看出她们爱丈夫，他却妨害了女婿，因此非牺牲不可。他便牺牲

了自己，作为父亲，他自动退了出来。”

欧也纳流下几颗眼泪。三个人沉默了片刻，德·郎热公爵夫人告辞。

子爵夫人继续说：“ 雷斯托是贵族出身，他太太又进过宫，贵族社会也接受了她，可是她那有钱的妹妹却十分嫉妒。她们姊妹貌合神离，连一般人的关系都不如。你说出高老头的名字，相当于把伯爵夫人家的大门关上了，你被他们撵出门外了。好吧，让高老头给你介绍德·纽沁根太太吧！你若能把她介绍到我这里来，你便是她的心肝宝贝，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有朝一日她对你另眼相看了，其他的女人都会一窝蜂地来追你。好，去吧！我不留你了。我们做女人的也有我们的仗要打。”

辞别了子爵夫人，欧也纳匆忙地要赶回公寓吃晚饭。路上，他突然想起那夜高老头扭绞镀金盘碗的情形，不觉道“ 高老头真伟大！”

第四章　阴谋

到了伏盖公寓，欧也纳飞快上楼拿了十法郎付了车钱，走入气味恶心的饭厅。食客们如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狼吞虎咽。饭厅里这副穷酸的景象跟高雅的上流社会对比反差太大了。欧也纳的野心大受刺激。

“你显得闷闷不乐，侯爵大人。”伏脱冷说。他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他心里最隐蔽的秘密。

欧也纳说：“我受不了这种玩笑。住在伏盖公寓的不是什么走运的人。”

“你情绪不好，是不是在漂亮的德·雷斯托夫人那边失算了？”伏脱冷又问。

欧也纳“哼”了一声，说：“只因我说出她父亲跟我们同桌吃饭，她把我撵走了。”

用餐的人都面面相觑。高老头低下眼睛，扭头去抹了一下。

“你把烟丝撒在我眼里了。”他对邻座的人说。

“往后，谁再欺负高老头，等于欺负我。”欧也纳望着老面条商邻座的人说，“他比我们都强。”

欧也纳说话的神气使桌上的人沉默无声了。

“高里奥先生真的是一位伯爵夫人的父亲吗？”伏盖太太低声问。

“而且也是一位男爵夫人的父亲。”欧也纳回答。

大学生毕安训对欧也纳说：“我已研究过他的脑袋：只有一根父骨，他大概是天父吧！”

毕安训的俏皮话使欧也纳不觉好笑。他忧心重重，盘算着

从哪儿去弄钱，怎样去弄钱的事儿。

“你真看到我女儿了吗？”高老头激动地问。

当欧也纳惊醒过来时，发现饭厅里的人都走尽了。他抓着老人的手，温情地说：“是的。你是一个人好人，一个正直的人。”

欧也纳起身走到卧房里给母亲写信去了。他请求母亲和妹妹设法给他寄一千二百法郎，以便作为他爬上上流社会的资产。

几天后，欧也纳去了三次德·雷斯托太太家，结果正如子爵夫人预料，三次均被拒之门外。为了彻底看清形势，以便接近纽沁根家，欧也纳决定先把高老头从前的生活探个明白。

高老头是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后变富的。他的老婆是一个富农的独生女儿，人长得多情美丽。不幸的是，过了七年和谐幸福的生活后，她便丢下两个女儿死了。从此，父爱便在高里奥身上膨胀。死神夺去了他心爱的妻子，他把爱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从小就过着奢侈的生活，只要开口，即使是最奢侈的欲望，父亲也会尽力满足她们，只要求女儿跟他亲热一下作为回敬。他把女儿视为天使，甚至她们给的痛苦，他也喜欢。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丈夫，且各有父亲的一半财产做陪嫁。后来在女儿、女婿的一再恳求下，他才带着盘卖店铺和五年的盈利退了休，搬进了伏盖公寓。

在欧也纳弄清楚高老头的历史后，不久，他收到了母亲及妹妹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和姑母卖掉了珍贵的首饰和纪念物，妹妹拿出了积存多年的私房钱，给他寄来了一千五百法郎。读完信欧也纳哭了。他想到高老头卖掉镀金盘子为女儿还债的情景，如今当母亲、姑母在卖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时也必定哭了。欧也纳暗暗许诺：“无论如何非发财不可，我要把世界上一切的幸福统统带给她们。一千五百法郎，每个法郎都得用在关键

处。”

拥有了一千五百法郎，可怜的穷小子变得无所顾虑。他下楼用早餐的时候，带着一个年轻人有了几个钱的那种说不出的神气。当钱落到大学生的口袋里，他马上觉得有了支柱。走路比从前有劲得多，杠杆有了支点，眼神沉稳，敢于正视一切，动作灵敏；隔夜还怯生生的，挨了打不敢还手，今日竟有胆子得罪总理大臣了。他身心有了很大的变化，想入非非，兴高采烈，豪爽开朗，话也多起来，好像整个巴黎都是他的了。

欧也纳吃着从伏盖太太那里买来的一个铜子一个的熟梨，心想：嘿！倘若巴黎的妇女知道了，准会来向我求爱。

这时，栅门上的铃声响了，一个信差走进饭厅。他找欧也纳先生，交给他两只袋子和一张签收单据。欧也纳被伏脱冷深深瞥了一眼，如同被鞭子抽了一下。

“有钱了。”伏盖太太瞧着钱袋说。

米旭诺小姐不敢看钱袋，惟恐人家看出她贪心。

“你有一位好妈妈。”库蒂尔太太说。

“他的妈妈真好。”波阿雷马上跟了一句。

“是的，妈妈连血都挤干了。”伏脱冷说，“现在你可以胡闹，可以步入上流社会，去钓一笔陪嫁，同那些满头桃花的伯爵夫人跳舞了。”

欧也纳并没有理会大家的议论，想拿小费给信差，但掏遍了口袋，一个钱都没掏出来。伏脱冷见状拿出一个法郎丢给邮差。

欧也纳只得谢了他。自那天从鲍赛昂府上回来，相互争过几句以后，他非常讨厌这个家伙。好几天，两人碰了面都不做声，彼此只用冷眼观察。他搞不懂这个怪人到底是敌是友。他常常觉得这怪人能看透他的情欲，他的心思，而这怪人自己却

把一切包得那么严，深不可测。

这时伏脱冷喝完了剩余几口咖啡，打算起身出去，欧也纳喊住他说："对不起，请等一下。"

说着，敏捷地解开袋子取出一法郎交给伏脱冷。

"你好像很怕欠我的钱？"伏脱冷大声说着，锐毅的目光直瞧到他心里。那副脸带着挖苦人的笑容，欧也纳一向讨厌，有几次想跟他闹了。

"哎……是的。"大学生回答，拎着两只钱袋准备上楼。

伏脱冷向通到客厅的门走去，大学生想从通到楼梯道的门出去。

"你知道吗？欧也纳侯爵大人，你的话不大礼貌？"伏脱冷说着，用力关上客厅的门，朝大学生走过来。大学生冷冷地瞅着他。

欧也纳关上饭厅的门，拉着伏脱冷走到楼梯口。楼梯间有扇通向花园的板门，嵌着长玻璃，装着铁栅。西尔维刚好从厨房出来，大学生当着她的面说："伏脱冷先生，我并不是什么侯爵大人。"

"他们要打架了。"米旭诺小姐淡淡地说。

"他们到椴树下去了。"维克托莉小姐叫起来，紧张地向花园里张望。

到了树下，伏脱冷意外地指着绿漆凳子说："今儿外面天气不冷，来这儿坐吧！我要跟你聊聊。你是一个好小子，我不想伤害你。我伏脱冷可以赌咒发誓，我十分喜欢你，因此，有些话我必须对你说。巴黎这座城市仿佛是新大陆上的森林，有许多野蛮民族在社会上靠打猎过活。猎物种类很多。有陪嫁，有破产后的财物，有良心……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凡是得胜的人都被敬重，庆贺，受上流社会接认。你要想做一个追求富

裕的猎手，必须得利用陷阱，利用鸟笼，利用一切狡猾的手段去猎取。眼前有一大笔陪嫁放在你面前，就看你拿不拿啰。”

“她是谁？”欧也纳问。

“维克托莉小姐。她已喜欢上你了。”

“但她一个子儿都没有呢。”欧也纳惊奇地问。

“噢，是这样的。维克托莉小姐的父亲泰伊番老头，在大革命时代曾暗杀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银行家，泰伊番公司的大股东，泰伊番老头于是得到大笔财产。他想把所有财产留给独养儿子，不愿给维克托莉小姐一个子儿，可是我看不惯不公平。如果他没有了儿子，泰伊番就会认维克托莉这个女儿。倘若你对维克托莉有爱情，她就会嫁给你，这样一来，这百万家产不就是你的吗？只要我开口，我那王家卫队的朋友就会让那小子回老家。他对亲妹妹管也不管，哼！”伏脱冷站起身子，摆出一个刺剑的姿势。

“真可怕！”欧也纳说，“你大概是开玩笑吧？伏脱冷先生。”

“好了，好了！别紧张！”伏脱冷回答，“别太孩子气。你要是高兴，尽管生气，动火。骂我是恶棍、坏蛋、无赖、强盗都可以，但别叫我骗子、奸细。开口骂吧！我不会怪你的。说不定有一天你干的事比这个更要不得，你会去拍漂亮女人的马屁，接受她的钱。你早就这么想了。因为你若不在爱情上着手，你的梦想怎么能实现？我现在向你提议的，与你将来所要做的，区别只在于见血不见血罢了。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是个硬汉，我不再跟你说什么了。我的秘密告诉你了。”他目不转睛地瞪着大学生。

“不接受你的计划，肯定会忘掉。”

“说得好，我很高兴。别忘了我这番苦心。等你半个月。

要办则办，不办算了。”

伏脱冷挟着手杖，不动声色地走了。欧也纳把钱袋往桌上一扔，心烦意乱地坐下来。

渴求富贵，不正是扯谎，屈膝，在地上爬，逢迎吹拍，处处作假吗？不就是甘愿听那些扯过谎，屈过膝，在地上爬过的人使唤吗？若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先得侍候他们。呸！那不行。我要安安分分地用功，凭本领来挣自己的财产。这虽然是求富贵最慢的路，但能问心无愧地安睡。对于人生，自己仍如一个青年看新娘子一样新鲜，可伏脱冷却教我看到婚后十年的情景。见鬼！怎么做呢？越想越糊涂了。还是什么都不去想，听凭我的感情发展吧。

第五章　结识男爵夫人

欧也纳口袋里有了钱，顿时觉得有了靠山。走路比原先有劲得多，眼神炯炯发亮。他叫裁缝给他做了一套夜礼服，一套白天穿的新装，一想到以后能穿着新装上子爵夫人家，不由得喜上眉头。

这段时期，欧也纳和高老头这对邻居逐渐成了好朋友。这天，高老头来到欧也纳的房间，问："先生，你知道德·纽沁根夫人下周一要参加德·卡里利阿诺元帅举办的舞会吗？"

"你如何知道的？"欧也纳让他坐下后问他。

"她的侍女告诉我的。"他如同一个年轻的情人因为探明了情妇的一举一动，对自己的手段非常得意，"你能看到她们。"

"我还不知道呢！"欧也纳回答，"我先得去见德·鲍赛昂太太，问问她能否把我介绍给元帅夫人。"

高老头停了片刻，又说："将来你见了德·纽·沁根太太，告诉我你在她们中更喜欢哪一个。其实，我这两个女儿挺孝顺，我是个幸福的父亲。但两个女婿对我不好。我不想因跟女婿不和，叫两个好孩子伤心，所以我宁可偷偷看她们。这种偷偷摸摸的快乐，不是那些随时可以看到女儿的父亲所能体会到的。碰到天气好了的时候，我先问过老妈子女儿是不是出门，然后到爱丽舍田园大道上去等。看到她们的车子，我的心就剧烈跳动；看到她们打扮得那么漂亮，我很高兴！她们顺便对我笑一笑，噢！如同天上射下来一道美丽的阳光。看她们远去了，我又等她们回来。看不到她们，那才叫我伤心死呢！我一直等到清早三点，才看到两天没有见面的娜齐，我高兴得几乎晕过去

了。唉！我是什么东西，唯有一颗心老跟着女儿。”

看到欧也纳要出门了，高老头又说：“要是你能去参加元帅家的舞会，回来请你告诉我，她们姊妹俩玩得是否痛快，穿些什么衣服，总之，你要把全部说给我听。”

五点光景，欧也纳去见德·鲍赛昂太太。不料刚一进门，德·鲍赛昂太太便做了一个不大欢迎的姿势，冷冷地说：“先生，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招待你！我很忙……”

这话，这姿势，这眼光，这音调，使欧也纳打了个冷战。不过欧也纳一心想参加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的舞会，于是忍受了子爵夫人的脾气。

“太太，”他激动地说，“没有要紧的事儿，我也不敢来打搅你，请你包涵点儿，我待会再来。”

“行，那么你来吃饭吧！”子爵夫人对刚才傲慢的态度有点歉意。

子爵夫人瞬间的转变让欧也纳十分感动。路上他免不了一番感慨：“要高攀，什么都得忍受。”

当他再次回到子爵夫人家，发觉夫人又恢复了向来和悦的态度。走进餐厅，欧也纳再次感受到贵族阶层的奢侈与豪华。瞅着那些精工细雕的银器，默默站在一边侍候的仆人，欧也纳顿时感觉到公寓的情形令人厌恶。他暗暗发誓：“正月里非搬家不可。既可换一所干净的屋子，又可躲开伏脱冷，免得精神上受他的威胁。”

吃过晚饭，欧也纳陪子爵夫人去歌剧院。子爵夫人问他：“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看哪，德·纽沁根太太距我们三个包厢。”

“她很美。”欧也纳瞧了瞧德·纽沁根太太。

子爵夫人朝罗什菲德小姐的包厢瞟了一眼，发现阿瞿达先

生并没在那儿，顿时容光焕发。

“先生，你老盯下去，小心出丑。何况这样巴结女人是不会成功的。”

“亲爱的表姐，假如你愿意成全我的话，求你再帮我一次。”

“这么快？”

“嗯！”他对子爵夫人渴求地望了一眼，稍顿忽然又说：“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下周一举行舞会，请你把我推荐给她。在那儿我会碰到德·纽沁根太太。

“很乐意！既然你已经看中了她。瞧！此刻她的情人德·玛赛在德·加拉蒂奥讷公主的包厢里，德·纽沁根太太正在受气呢！”

这时德·阿瞿达侯爵来到德·鲍赛昂太太的包厢。欧也纳无声地站起来把座位让给阿瞿达先生。子爵夫人对他的知情识趣非常感激。这时，台上第一幕剧恰好结束了。

她问阿瞿达：“你和德·纽沁根太太相当熟悉，把欧也纳先生介绍给她行吗？”

阿瞿达先生立即同意。挽起欧也纳的胳膊，来到德·纽沁根太太身边。德·纽沁根太太听了阿瞿达先生的介绍后，微微一笑，把丈夫走后空出的座位让给欧也纳坐了。阿瞿达先生起身离开。

“家姐曾跟我提起过你，有幸今天相见！”男爵夫人说。

“她真会伪装，她早已把我拒之门外了。”

“怎么回事？”

“太太，我把原因告诉你。但我要先说出一个秘密，希望你包涵。我是令尊大人的邻居，起先不知道德·雷斯托太太是他的女儿，无意中冒昧提了一句，结果把你姐姐和姐夫得罪了。我把此事说给德·朗热公爵夫人和我的表姐听，她们大笑不止，

认为这种背弃父亲的行为不成体统。我表姐把你同你姐姐做了比较，对你赞不绝口，说你待高里奥先生十分孝顺。真是，你怎么会不孝顺他呢？我相信你的爱心会跟你的美貌一样美。或许看到我对你这样仰慕，德·鲍赛昂太太才专程带我到这儿来，说我会碰到你。”

欧也纳的一席话让男爵夫人大深受感动，她瞧着坐在身边风流潇洒的青年人，直截了当地说：“是的，姐姐对父亲很不好，他却像上帝一样疼我们。德·纽沁根先生仅让我在白天会见父亲，我别无它法才让步的，为此，我哭了很久。这种专制武断也是破坏我们夫妇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别人看我是巴黎最幸福的女人，其实我很痛苦。瞧我，刚见面就对你说这些话，不过你既然认识我父亲，也就不是外人了。”

“噢！”欧也纳回答，“像我这样渴望把身心一齐奉献给你的人，你将不会碰到第二个。倘若女人的幸福是要被人爱，被人疼，有一个知己可以诉说心中的欲望、梦想、悲哀、欢乐，那么请相信我，这颗真诚的心只能在一个年轻的男子身上体现出来。他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刚才一看见你，我便像触电般被你吸引住了，我想你想了好久，可做梦也未料你会这样的美。”

女人最喜欢这些甜言蜜语。男爵夫人微笑着听欧也纳说了一大堆软绵绵的话，直到她丈夫来找她回去的时候。

“夫人，在德·卡晨利阿诺公爵夫人舞会之前，我很希望能够去拜访你。”欧也纳说。

“既然夫人请了你，她一定会欢迎你的。”德·纽沁根男爵说。从他那张臃肿的大圆脸，便可知道他是个老滑头。

德·鲍赛昂太太站起来准备和阿瞿达一同走了。欧也纳一边作别，一边想：事态进行得不错。缰绳已扣好，只差跳上去了。

欧也纳从意大利剧院走回伏盖公寓，一路算盘。他早发现德·雷斯托太太注意观察他，无论他在子爵夫人的包厢里，或是在德·纽沁根太太包厢里，他估计从此那位伯爵夫人不会再把他拒之门外了。倘若德·纽沁根太太真对我有意，我会教她如何控制丈夫。那家伙是做银行生意的，可以帮我发大财。

欧也纳走到公寓门口，已对纽沁根太太着了迷。她窈窕的身段，令人心醉的眼睛，白净细腻的皮肤，迷人的声音，金黄的头发，一一浮现在眼前。他的心醉了。到了高老头门口，他得意忘形地敲着门，喊："喂！邻居，我召见过但斐纳太太了。"

"在哪儿？"

"意大利剧院。"

"她玩得欢快吗？请进来！"高老头未穿衣服就起床开门，随后又赶紧钻进被子里。

"快跟我说说吧？她怎么样？"

欧也纳是第一次走进高老头的房间，屋内家具物品陈旧的程度让他大吃一惊。窗户没有帘子，壁纸许多处受了潮气而脱落，露出被煤烟熏黄的石灰。地砖潮湿，全是灰。壁炉没有生火的迹象。一口旧红木柜子已经变了形，床头小茶几已经没有柜门，破书柜上放着高老头的帽子，两把椅子的草垫早已陷了下去。老头的破床上，只有一条薄被，压脚的棉花毯是用伏盖太太的旧衣服改成的。看到这间屋子，不由让人身上发冷，胸口发闷，如同走进了阴惨惨的牢房。高老头没注意到欧也纳的表情，他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问："哎，你说，两个姊妹中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更喜欢但斐纳太太，"大学生回答，"因为她对你更孝顺。"

听了这句体己的话，老人从被子里抽出胳膊，握着欧也纳

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谢谢！她对你说我什么了？”

大学生把但斐纳的话复述一遍，渲染一番，老头儿如同听着上帝的圣旨。

“可爱的孩子！她很爱我啊。但别相信她说阿娜斯塔齐的话，姊妹俩为了我相互嫉妒，你明白吗？这更加证明她们的孝心。娜齐也同样很爱我，我知道的。噢！要是再有两个好女婿，我真是太幸福了？世界上没有全福的。倘若我和她们住在一起，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知道她们在哪儿，看到她们走进走出，像从前一样在我身边，那我快乐死了。她们穿得好看吗？”

“好看。可是，高里奥先生，既然你女儿都生活得这么阔，你为什么还呆在这样一个贫民窟里？”

“嘿，”他毫不在意地说，“我住得再好有什么意思？我的生活都系在两个女儿身上。只要她们能快快活活，穿得好，住得好，那么我穿什么衣服，睡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反正她们暖和了，我就不觉得冷；她们笑了，我就不会烦闷；只有她们伤心了我才伤心，她们眼神有点不快活，我的血就冻了。我爱我的女儿，胜于上帝爱人类；因为人没有上帝那么美，我的女儿却都比我美得多。我跟她们永远心贴着心。”

欧也纳被高老头这种慈父的爱深深感动了。他告诉高老头但斐纳太太或许要跟情人德·玛赛分手了，因为那花花公子又去勾搭拉蒂奥讷公主了。至于我，已经爱上但斐纳太太。

“哦！亲爱的先生，倘若她喜欢你，我也要喜欢你呢！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今晚你简直是我欢乐的天使，我在你身上闻到了我女儿的气息。”

自从这次交谈后，高老头把欧也纳看做一个知己。他们的关系全建在老人的父爱上面，没有这一点，高老头对任何人都不会亲近的。

第六章　冒险的赌注

在学校的路上，欧也纳碰到他的朋友医科大学的学生毕安训。毕安训告诉他："刚才下课回来，看见米旭诺和波阿雷同一个男人谈话。那个人好像是警察局的暗探，去年有人在国会附近闹事的时候见过他。"

两个人聊了一会，各自离去。欧也纳回到公寓，高老头正在等他，手里捧着一封信。

"你瞧，她写信给你。你看她写的字多漂亮！"

欧也纳拆开信，念道：

先生，家父说你爱听意大利音乐，倘若你肯赏光驾临我的包厢，我将不胜荣幸。德·纽沁根先生和我，邀请你能到敝府吃晚饭。

但斐纳欧也纳念完了信，老人说："给我看看。"他嗅了嗅信纸又说，"你一定去的，是吧？嗯，好香！那是她纤纤小手碰过的啊！"

欧也纳回到自己的房间，尽心打扮一番。当公寓中全班人马正围着桌子进餐时，他下楼了，大家齐声为他喝彩。

"得，得，得，得。"毕安训把舌头抵着上颚作响。

"吓！好一个王公国威的派头！"伏盖太太道。

"先生是去约会吧？"米旭诺小姐表示意见。

期间，欧也纳发现维克托莉小姐一直在偷偷地瞅他。

毕安训问："你上哪儿吃饭呀？"

"德·纽沁根男爵夫人家里，即高里奥先生女儿的府上。"欧也纳说。

大家的目光投向老面条商，高老头非常艳羡地瞧着欧也纳。

欧也纳来到圣拉扎尔街的银行家住宅。男爵夫人愁容满面地出来迎接，这副表情大大刺激了欧也纳的自尊心。他说：

“太太，要是我打搅你，请你直说。”

“哦！你别走。你一走只我一个人在家了。我不想孤零零地呆着，我闷得慌。”

“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这个绝对不能告诉你。”

“我就想知道，或许我能在你的秘密中起作用。”

“或许……噢，不行。”她悲伤地摇摇头，“等会我们一块儿吃饭，就我们两个人。吃过饭就去听音乐。”

“听着，”欧也纳握住她的手，“你要有什么伤心事儿，就得告诉我。我向你保证，我是爱你的。你把痛苦说给我听，也好让我为你排忧解难，要不我就回去不来了。”

男爵夫人突然拍拍额头，想起了一个绝望的念头，说：

“好，让我立刻来试一试你。”

她打铃叫人套好车，嘱咐说：“等七点钟再开饭。”

“喂，走吧！”她招呼欧也纳。

欧也纳坐到车上陪着男爵夫人，如同做梦。一路上，但斐纳太太心烦意乱，无论欧也纳问她什么，她都沉默不语。到了法兰西剧院附近，她瞪着欧也纳突然问：“你真的爱我？”

“是的。”

“你愿意听我指挥吗？”

“当然愿意。”

“你去过赌场吗？”

“从没去过。”

但斐纳太太松了口气，说：“啊！我放心了。你一定会走

运。喏，这是一百法郎，拿到赌场上去。要么去输光了，要么给我赢六千法郎来，我等你回来。”

尽管欧也纳不懂她的意思，还是很乐意地接过钱下车找到赌场。他站到赌桌旁，不知道怎么赌，便向人们询问。一位体面的白发老人告诉他：“三十六门随便押。”

欧也纳想到自己正值二十一岁，便把一百法郎押在二十一的数字上。还没等他定住神，就听到一片惊呼，他押中了，一下子赢了三千六百法郎。

那位白发老人劝他说：“这个玩意儿决不能连赢两回，请回吧！”

欧也纳不明白这赌博的性质，再说刚一出手就赢钱，舍不得放手，于是连本带利又押上了，轮盘一转，他又赢了三千六百法郎。

白发老头对他悄声说：“相信我，快走吧！倘使你愿意酬谢我的忠告，求你发发善心救济我一下。”

欧也纳给了白发老人二百法郎，自己拿着七千法郎下了楼。他对赌博这行一窍不通，心里奇怪今天自己怎么运气这么好。到了车上，他把七千法郎捧给但斐纳，但斐纳发疯似的搂着他，拥抱他，激动得直流泪。她喃喃地说：“欧也纳，你救我！你救了我。”她叹了一口气，盯着欧也纳说：“表面上你看我很有钱，生活得也很阔绰，是不是？事实上，我穷得仅有一百法郎。你知道吗？纽沁根除了支付我的车子、包厢和家里的开销外，连一个子儿都不让我支配。我原有七十万法郎，现在他剥削到这步田地，他故意逼得我一个钱也没有。我出于高傲，不愿向丈夫讨钱花，我靠我的积蓄和可怜的父亲给我的钱过日子，后来我只能借债。结婚对我而言是一个可怕的骗局，他得到我的陪嫁，却说我要毁掉他，还把我的零用钱限定了一个数目。

德·玛赛抛弃了我，可我花了他六千法郎。纽沁明确地拒绝了替我还他六千法郎的请求，可是按月送这样一笔数目给他的情妇，一个歌女。我难受得快要发疯，去找父亲吗？阿娜斯塔齐和我已把他榨干了。可怜的父亲，倘若他能值六千法郎，他会把自己卖了。想不到你救了我，救了我的面子，救了我的性命。啊！德·玛赛再也别把我看作他供养的女人了。”

她双手捂着脸，不让欧也纳看见她在流泪。她说：“你由此会来要挟我吧？”

“太太，我不是那种人。”

她又感激又温柔地握住他的手：“你让我恢复了自由、快乐。”她取出几张钞票给欧也纳，“这一部分你留着。我还欠你三千法郎，因为我觉得应平分才对。”

欧也纳推辞不过，只好收下，说：“好，我留着以防不测吧！”

回到家里，男爵夫人让欧也纳坐在靠壁炉旁的长椅上，自己要去卧室给德·玛赛写信。

欧也纳说：“干脆别写。把钞票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派你的侍女送去得了。”

“哦！真是好主意。”

但斐纳装好钱，喊女佣泰蕾丝来，说：“把这封信当面交给德·玛赛先生。他若不在家，原封带回。”

晚餐准备就绪，欧也纳让但斐纳挽着他的手臂带到一间精致的饭厅。在表姐家见过的讲究的饮食，在这儿又见识了一次。

“以后每逢意大利剧院演唱的日子，你就来这儿吃饭，然后陪我去看戏。”

“如此甜蜜的生活要能长久下去，那该多好。”欧也纳心想。

剧院演出结束，欧也纳踏着月光回去，开始了一本正经的思索。他又喜又恼：喜的是他讨好了巴黎最漂亮最风流的女人；恼的是他的发财计划幻灭了。越是享受巴黎生活的乐趣，越是不肯自甘贫贱。他把口袋里的一千法郎钞票捻来捻去，找出种种理由想据为己有。终于到了公寓，欧也纳见高老头房间的门虚掩着，于是敲门进去，向高老头谈起他的女儿。

高老头听完欧也纳的叙说，叹息道："唉，她们以为我破产了，可是，我还有一千三百法郎的利息呢！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她的难处呢？你怎么能拿她那仅有的一百法郎到赌场上去冒险？这简直伤痛了我的心！天！她哭了吗？"

"嗯。伏在我背上哭的。"欧也纳回答。

"噢！快把背心脱下给我。上面有我心疼的但斐纳的眼泪！她小时候根本不哭的。噢！我给你买件新的吧！这一件你别穿了，让给我吧。婚书上规定，她可以自由支配她的财产。明天我要去找诉讼代理人但尔维，我一定要把她的一份财产划出来另外存放。我了解法律的，我还能像老虎一样吃人呢。"

"喂，先生，这是她分给我的一千法郎盈利。你放在背心袋里，替她保管吧。"

高老头望着欧也纳，伸出手来，一颗泪珠掉在欧也纳手上。

"你将来一定会成功。"老人说，"你知道，上帝是公正无私的。我明白什么叫做诚实不欺。我敢肯定像你这样的人寥寥无几。那么你也愿意做我亲爱的孩子喽？好吧，去睡吧。你还不是父亲，不会睡不着觉。唉！她哭了，而我，为了不让她们落一滴眼泪，即使圣父、圣子、圣灵都会一齐出卖的，当她痛苦的时候，我竟安稳地在这儿吃饭，像傻瓜一样！"

欧也纳回到自己房里，一边上床一边想：我相信我一生都

可以做个正人君子。凭良心干，确实是桩快乐的事。

或许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会暗中做好事，而欧也纳是信仰上帝的。

第七章　困惑

次日，欧也纳到德·鲍赛昂太太家，太太把他介绍给德·卡里利阿诺元帅夫人。元帅夫人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德·纽沁根太太也在这里，今天晚上她特意做了一番精心装扮，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心里却急切地等待欧也纳瞟她一眼。在这次盛会中，德·鲍赛昂公开承认了欧也纳是她表弟，这使大学生忽然看到自己在上流社会占有一席。所有的青年知道他已追上了德·纽沁根太太，都很艳羡地瞅着他。看到这种目光，欧也纳初次体味到踌躇满志的快感。在舞会中，他还接到一些人家的邀请，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最高级最漂亮的阶层中露了头角。

第二天用早餐的时候，欧也纳把这些得意的事儿当众讲给高老头听。伏脱冷在一旁狞笑了一声，说：“我的小朋友，你认为一个上流阶层的人能够住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的伏盖公寓吗？你要想在巴黎上层社会出人头地，非得有三匹马，白天有辆篷车，晚上有辆轿车，共是九千法郎的置办费。倘若仅在服装铺花三千法郎，在妆品上花六百法郎，鞋匠那边花三百法郎，帽子商那边花三百法郎，还大大不够呢！要知道仅只洗衣服就得花上一千法郎。时髦小伙子的内衣款式是决不能马虎的，再加上打牌、送礼的花费，还有伙食费、房租费，粗粗一加一年下来就得两万五千法郎，否则就要被人家笑话，更别说还有前途、情妇什么的。”伏脱冷又把嗓音加强了一点，“要么你就埋头苦读书本，要么就另外挑选一条路。”

伏脱冷说完把眼睛朝维克托莉小姐眨了眨。欧也纳心里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也就不再出声了。

一连几天，欧也纳几乎天天和德·纽沁根太太一起吃饭，陪她出去交际，过着沉醉金迷的生活。他经常出入赌场，他从第一次赢来的钱中取了一千五百法郎寄给母亲和妹妹，外加几件漂亮的礼物。欧也纳渐渐养成了巴黎青年挥霍的生活习惯。虽然他早已声称要离开伏盖公寓，但要搬出去得付一个月的房饭钱，还要再买几套家具装饰新住房，而这笔钱根本还没有着落。欧也纳用赢来的钱买了些金表、金链，预备在必要时送进当铺，直到有一天，欧也纳输光了所有的钱，并且负了债，才开始懂得，没有固定的收入，这种生活是混不下去的。尽管经济的压迫使他喘不过气来，但他仍舍不得放弃这种极端享乐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下去。他早先设想的发财机会变成了一场梦。从洞悉纽沁根夫妇生活的内幕之后，他发觉要把爱情变成发财的工具，就得含垢忍辱，丢开一切高尚的念头，他不时地受着良心的谴责，但陷的不能自拔。

欧也纳好久没在公寓吃晚饭了。这天他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还不时地瞟一眼邻座的维克托莉小姐。饭厅里有几个房客围着桌子吃胡桃，有几个踱来踱去，随意聊天。伏脱冷先是急着要出去，注意到欧也纳满肚子心事的样子，便坐在饭厅内欧也纳看不见的地方观察他。

这时的欧也纳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僵局中。德·纽沁根太太不知是真爱他呢，还是只为跟他调情，她拿出巴黎女子的外交手腕，让欧也纳尝遍了真正爱情所感受到的痛苦。德·纽沁根太太也许是由于上过一次当，也许是因为欧也纳得手太快而表现出的过分热情，使她看出有一点儿轻薄的意味，也许以前她在那个遗弃她的男人前面，做矮子做得太久了，所以她要在这个年青人面前拿出一点威严，拿出一点成熟，她不愿意长把她当做容易征服的女人。她觉得在爱情的乐园中闲逛一番，则另

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欣赏乐园所有的景致，饱听一番颤抖的声音，让清爽的微风抚弄一会儿，都是迷人的享受。纯正的爱情要替不纯正的爱情付出代价。总之，她在玩弄欧也纳，并引以为乐，因为她明白他爱她，只要她高兴，她可以随时消除她情人的悲哀。欧也纳为了自尊心，不愿意首战就吃败仗，便对纽沁根太太紧追不舍。全巴黎都认为德·纽沁根归属他了，其实他和她并不比第一天见面时的关系更接近。有时，眼看自己没有钱，前途无望，就顾不得良心而想到伏脱冷的计划，想和维克托莉小姐结婚，以谋得她的家财。这天晚上正穷得一筹莫展的他，几乎不由地要接受伏脱冷那可怕的计策了。

波阿雷和米旭诺小姐上楼后，欧也纳认为除了伏盖太太和坐在壁炉旁边织毛衣的库蒂尔太太外，别无他人，于是含情脉脉地瞅着维克托莉小姐，她害羞地低下头。

“欧也纳先生，难道你也有不高兴的事吗？”沉默了一会后，维克托莉问。

“哪个男人没有不顺心的事！”欧也纳回答，“如若能得到忠诚的爱作为酬报，也许我们将永不会伤心了。”

维克托莉小姐面带微笑，毫不含糊地瞧了他一眼。

欧也纳问：“唉！倘若有一天你有了钱，有一大笔财产从天而降，你还会爱一个你逆境时喜欢的穷小子吗？”

维克托莉点点头。

“还会爱一个很不幸的青年吗？”

又是点头。

“喂！你俩在胡说些什么？”伏盖太太问。

“让我们谈谈吧。我们正谈得投机呢。”欧也纳回答。

“这么说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同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私订终身了？”伏脱冷带着低沉的嗓子突然出现在饭厅门

口。

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同时叫道："哟！你吓了我们一跳。"

库蒂尔太太招呼维克托莉上楼，伏盖太太随后也离开饭厅。饭厅内仅剩欧也纳和伏脱冷两个人面面相对。

"我早料你要到这一步的。"伏脱冷不动声色地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你欠了债。你不用立即决定这件事，我不愿意你因绝望投到我这儿来，我要你用理智做出决定。也许你手头正缺钱用，拿着，你要吗？"

伏脱冷掏出钱夹，拣了三张钞票对大学生晃了晃。欧也纳正欠着德·阿瞿达侯爵和德·特拉伊伯爵两千法郎赌债，因为拿不出钱，尽管德·雷斯托太太在府上等他，他也不敢去。

欧也纳好不容易忍着内心激动说："先生，自从你对我说了那番话后，你该明白我不可能再领你的情。"

"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的年轻人。你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像狮子一样傲慢，像少女一样温柔，再加几分政治家的策略，你就能看清社会的本相了。你若愿意做我的徒弟，管教你达到一切目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并且马上到手，不论是名，是利，还是女人。凡是现代文明的精华，都可以供你享受。有什么阻碍，我替你铲平。假如你还有顾虑，那你真把我看成坏人了？你不愿让我帮忙，嗯？那容易，你先把这几张票子收下。"

伏脱冷说着掏出一张白纸，微微一笑说："你可以写一张借据。三千五百法郎，一年内还清。为了避免你赚疑，我可要你付利息哟。你若瞧不起我也由你，不过我相信以后你一定会喜欢我。"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简直是生来跟我捣乱的。"欧也纳叫道。

"我嘛，是一个好人。你心里一定会想，我如此热心对你

为什么？唉，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的。如今我答应给你一笔家私，只要你点点头，又不牵连你什么，你却是犹柔寡断。真没出息。”

欧也纳写好借据，拿了钞票。

伏脱冷又说：“哎，几个月内我要动身到美洲种我的烟草了。我会捎些雪茄烟给你。倘若我有了钱，会帮助你的。我死后，我会把遗产传给你。够朋友吗？不管怎样我可是喜欢你呀！我有那种痴情，要为一个人牺牲。我是单凭情感过活的。一种情感，在你思想中不就是整个世界吗？你瞧那高老头对他来说，两个女儿就是他全部天地，就是他生活的指路标。我研究过人生之后，显得世界上真正的情感只有男人之间的友谊。一个伙计对你说：来，帮我埋葬一具尸首！你跟着就跑，一声不吭，也不喋喋不休对他谈什么仁义道德，这样有血性的人，你看到过几个？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我并不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而你例外。你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个满是癞蛤蟆的沼泽地，你不能老呆在这里。你一定会结婚的。咱们各自拿着长矛冲吧！嘿，我的长矛可是铁铸的。”

伏脱冷说完径自起身走开了，也不想听欧也纳说出一个反驳的字。他似乎懂得这一套：人总喜欢为保护自己挣扎一下，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以便替以后的不正当行为找个开脱的理由。

欧也纳想到可能和这个一向反感的伏脱冷联盟，心中烦燥不安，但伏脱冷那些玩世不恭的思想，敢于把社会踩在脚底下的胆量，使他越发觉得那家伙了不起。欧也纳安慰自己说：“随他怎么办，我一定不娶维克托莉小姐。”

欧也纳穿好衣服，雇了车到德·雷斯托太太家去。几天来，这位太太对他倍加殷勤，因为他每走一步，和高等社会的核心

就接近一步，总有一天他会声势浩大，前途无量。他付清了欠德·特拉伊和德·阿瞿达两位的账，打了一夜牌，输的钱都赢了回来。许多前途未卜的人多半相信宿命，欧也纳也如此，他认为自己运气好是上天对他坚守正道的报酬。第二天早上，他赶紧问伏脱冷借据是否在身边。一听到在，他便欣然把三千法郎还掉了。

“一切都顺利。”伏脱冷对他说。

“我可不是你的同党。”

“我知道，我知道，”伏脱冷打断了他的话，“你还在闹孩子脾气，看戏只看场外的小丑。”

真是个怪人。欧也纳始终不理解伏脱冷对他的友谊是咋回事。

第八章　玩命鬼伏脱冷

两天后，波阿雷和米旭诺小姐在植物园一条僻静的小路旁，同毕安训上次看到的那个警察局暗探在谈话。这个暗探叫龚杜罗。

龚杜罗对米旭诺和波阿雷说：“ 警察局里的总监大人现已确定，住在伏盖公寓的伏脱冷就是土伦苦役监狱的逃犯，绰号叫玩命鬼。”

“ 哦哟！玩命鬼 !” 波阿雷叫道，“ 他真有这么一个绰号，一定是很走运的。”

“ 不错。” 暗探说，“ 他这个绰号是由于犯了几桩大案都能死里逃生得来的。他非旦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而且他有好些长处使他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进了苦役监狱之后，他在他们那伙人中更是名声大震。”

“ 这么说他是一个体面的人喽？ ” 波阿雷问。

“ 是的。他曾经很喜欢一个年青的意大利人，因为赌钱，犯了伪造文书的罪，结果伏脱冷替他顶罪进了监狱。后来那个小伙子进了军队，变得很规矩。”

米旭诺小姐说：“ 既然总监大夫已经确认伏脱冷就是玩命鬼，还需要我做什么？ ”

“ 对呀！倘若真如你所说，大人切实知道，还要我们有何用？ ” 波阿雷跟着说。

“ 也谈不到切实，只是疑心。让我慢慢告诉你们。他的真名叫雅名 · 柯冷，是三处苦役监狱的囚犯的头，经理，银行老板。他接收苦役犯的钱，代他们存放、保管，预备他们逃出去

后花销，或者交给他们的家属，或者交给他们的情妇。”

波阿雷问：“怎么？他们的情妇？你是说他们的老婆吧？”

“不，先生。苦役监狱的犯人一般情况只有不合法的老婆，我们叫做姘妇。”

波阿雷说：“这类荒唐事儿，总监大人不该不理啊，既然你有幸见到大人，我想你应该把犯人的这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告诉他。

“好啦！好啦！你还是让这位先生说下去啊！”米旭诺小姐打断波阿雷的话说。

“小姐，没收一个数目巨大的违法钱库，政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这一点你是知道的。玩命鬼经管着大宗财产，所窝的赃不光是他的同伴的，还有万字帮的。”

“怎么，一万个小偷？”波阿雷骇然叫起来。

“不是这意思。万字帮是一个高等窃贼的组织，专作大案，低于一万法郎的买卖从来不干。帮中的成员都是刑事犯中最拔尖的人物。他们精通法律，从来不会在落网的时候被判死刑。玩命鬼是他们的知己，是他们的军师。他神通广大，爪牙密布，神秘莫测。我们派了许多暗探监视了他一年，仍未摸清他的底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财力，经常为非作歹，为罪犯们提供资本，让一批恶党不断地同社会斗争。抓到玩命鬼，没收他的基金，等于把恶势力斩草除根。这是国家大事，凡是顶力协助这桩侦探工作的人都是光荣。你本人，有了功也可以再进部门做事，或者当个警察局的秘书，照样能拿你的养老金。”

米旭诺小姐不解地问：“为什么玩命鬼不拿着他保管的钱逃跑呢？”

暗探回答：“噢！如若那样，无论他到哪儿都有人追杀。再说卷逃一笔巨款不像拐走一个良家千金那么容易。玩命鬼可

是条好汉，绝不会干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

“你说得不错，如果那样他就真没出息了。”波阿雷凑上前说。

米旭诺小姐说：“听了你这么多，我仍未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抓他。”

暗探放低了声音说：“玩命鬼来到这儿的时候，冒充安分良民，伪装成巴黎的小财主，住在一所十分普通的公寓里。伏脱冷先生是一个很体面的人物，做着了不起的买卖。总监大人怕抓错了人，一来得罪巴黎的商界和社会舆论，二来图谋大人职位的政敌会借机轰他下台，因此咱们得弄清事实。”

“对。这么说你需要一个漂亮女人才行啊！”米旭诺小姐抢着说。

暗探说：“玩命鬼从来不亲近女人，他是不喜欢女人的。”

“这么说来我倒奇怪了，你找我有什么用？”米旭诺小姐问。

暗探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说：“这里面装着预先配好的药，能够叫人引起中风，可没有生命危险。你可以把这药掺到酒里或者咖啡里，等他一晕过去，你立刻把他放倒在床上，装作看他是否断气的样子，解开他的衣服，看他的肩上有无黥过的印记。”

“那太容易了。”波阿雷说。

“哎，你到底干不干呢？”暗探问老姑娘。

米旭诺问：“如果没有印记，你们给我多少钱呢？”

“五百法郎。”

“为这么少的钱去干这件事，良心上总是不舒服。还是这么办吧，他真要是玩命鬼，你给我三千法郎，若不是一个子儿都不要。”

“行！事情明天就得办。有什么急事儿找我，到圣安娜小街打听龚杜罗先生就行了。”

毕安训上完课回来经过这里，无意中听到玩命鬼这个古怪字儿，也听那暗探说的“行”字。他不明白老姑娘米旭诺和波阿雷先生如何会和这个暗探打在一起。

欧也纳白天在德·纽沁根太太那里被她逼得绝望了。他内心已经完全倾向伏脱冷。他既不愿意研究这个怪人对他的友谊的动机，也不想想这种友谊的结果。回来后他又碰到了维克托莉小姐，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会儿，便亲热得不了得。她爱他同样他也爱她，至少她是这样想的。他握着她的手，在她的脸上留下一个亲吻。正在两个青年的爱情有了真情流露的时候，伏脱冷兴致勃勃地从外边进来。他们的快乐，突然被他粗哑、带着嘲弄性的歌声破坏了：

我的芳舍特多可爱，你瞧她多么纯朴……

维克托莉迅速逃上了楼。她心中的喜悦足够弥补她一生的不幸。伏脱冷对欧也纳说：“计划安排好了。两个哥儿已经打过架，是因为政见不同。咱们的鸽子侮辱了我的老鹰，约好明天在克利尼昂库尔堡垒见。八点半，正当维克托莉小姐在这儿拿面包浸在咖啡里的时候，她已继承她父亲的慈爱和财产了。泰伊番那小子的剑法很高明，他很自信，可是休想逃过我的撒手锏。我有一套挑起剑来直刺脑门的看家本领，将来我教给你，有用得很呢。

欧也纳呆呆地听着，一句话都说不上来。这时高老头、毕安训和其他几个包饭客人进来了。

伏脱冷对他说：“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行啦，我的小老鹰！你将来一定能支配人。你勇敢，又坦率，我佩服你。”

伏脱冷想拉他的手，欧也纳急忙缩回。他脸色发白，倒在

椅子里，仿佛看到眼前淌着一摊血。

伏脱冷低声对他说："那老头子有三百万法郎的家产，这笔陪嫁尽可以把你洗刷得像新娘裙一样白，那时你自己也会觉得没什么。"

欧也纳不再迟疑，决定晚上就把此事通知泰伊番父子。伏脱冷离开饭厅，高老头凑近他耳朵边说："你心事重重，孩子。你来，我来给你开开心吧！"

欧也纳好奇地跟着高老头上楼。到了欧也纳房间，高老头说："今天早上她硬要你走，你生气了，绝望了，想她不爱你了，是不是？傻瓜！她在等我呢。我们约好要去布置一所小巧玲珑的屋子，打算让你搬进去住。她要瞒住你，到时好让你大吃一惊。可是看你这副模样，我实在不忍心。你可不能出卖我哪！为你准备的屋子在阿图瓦街，离但斐纳家只几步路，我们替你办的家具像新娘用的，包你像王爷一般舒服。一个月来，我们瞒着你做了很多事。我的诉讼代理人正在交涉，将来我女儿每年有三万六千法郎的收入，是她陪嫁的利息，我要求女婿把她的八十万法郎投在房地产方面。"

听了高老头的一席话，欧也纳默不作声，只是抱着手臂在他的小房间来回踱步。高老头趁他转身时，把一个红皮匣子放在壁炉架子。

高老头又说："亲爱的孩子，我也很自私，假如我有点要求，你会答应我吧！"

"什么事？"

"你屋子的六层楼上有一间卧房也是你的，我想住在那儿，行吗？我老了，不愿离女儿太远。我不会防碍你的。你可以每天晚上跟我说说她。在那儿，我只要走几步路就到爱丽舍田园大道，她每天从那儿经过，这样我就能天天看到她，不会再像

从前那样有时迟到了。也许她还会到你这儿来，我就可以看到她。你给了她幸福。方才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爸爸，我好快活！’听到她叫我爸爸，我好像又看到她们小时候样子，回想起往事。”老头儿抹了抹眼泪，继续说：“我好长时间没听见她们叫我爸爸了，十年未同女儿肩并肩地一块儿走了。今儿早上我终于能带着但斐纳到处跑，跟她一块去去店铺，又送她回家。噢！你一定要答应我！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我也好伺候你。呃，整个上午我快乐极了，觉得自己变年轻了，轻的还不到一两重。我告诉她，你把一千法郎交给了我，她听着哭了。”

欧也纳呆呆地站着不动。高老头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壁炉架子说：“哎，你瞧！那是什么哪？”

欧也纳心里很矛盾。伏脱冷告诉他明天要决斗了；高老头则告诉他，他孕育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两个极端的消息，使他如同做了一个场噩梦。他转过身，一眼瞧见那个小方匣子，他打开匣子发现一张纸条下面放着一只勃雷盖牌子的表。链条、钥匙，款式、图案，都是他盼望已久的。上面写着：

我希望你时时刻刻想到我……但斐纳

欧也纳深受感动。高老头在旁边乐得眉飞色舞。

他说：“今晚你一定要去看她，她等着你呢。那个胖子阿尔萨斯臭在他的舞女那儿吃饭。当我的代理人向他摆出事实时，他愣住了。他不是扬言爱我的女儿爱得五体投地吗？哼！要是他敢碰一碰她，我就要他的命。呸！杀了他不能说是杀了人，只是杀了牛头马面的一个畜生而已。你同意我一块儿住的，是不是？”

“是的。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我早看出了，你没觉得我害臊。来，让我拥抱你。”他搂着欧也纳，“答应我，你得使她幸福！今晚你一定去了？”

“是的。不过我必须先上街去一趟，有件急事要对泰伊番老头说，一刻也不能耽误。”

高老头脸色变了，说：“楼下那些傻瓜说你追求他的女儿，可是真的？该死！你可知道我拳头的厉害？”

欧也纳也急忙辩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只爱但斐纳一个女人，连我自己也刚发觉。你不知道泰伊番的儿子明天要同人决斗，他肯定会送命的！我一定要告诉他，不能让他的儿了去……”

这时欧也纳的话被伏脱冷的歌声打断了。克利斯朵夫叫起来：“诸位先生，汤好了，开饭喽！”

伏脱冷拎着一瓶红葡萄酒，和高老头、欧也纳一起来到饭厅。

吃饭的时候，欧也纳对伏脱冷没给好脸色，可是伏盖太太却觉得伏脱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幽默，把桌上的人都逗得很开心。

“你今儿个交了什么运，这么兴奋？”伏盖太太问。

“我做成一笔生意总是快活的。”伏脱冷回答。

“生意？”欧也纳疑虑地问。

“是啊。我交出了一批货，会拿到一笔酬金。”他发觉老姑娘在注视他，便问：“米旭诺小姐，你这样盯着我，莫非我脸上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老实告诉我，只要你喜欢，我可以改变。”

伏盖太太插嘴道：“别贫嘴了！还不如把你那瓶红葡萄酒献出来吧！那瓶已在那儿引颈翘首了！”

“好！诸位，我请大家每人喝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伏脱冷开了瓶塞，给身旁的欧也纳和高老头各满斟了一杯，自己倒了几滴再品味，忽然扮了几个鬼脸道：“见鬼！见鬼！有瓶塞味儿。克利斯朵夫，这瓶给你吧！你到我屋再取几瓶，在右

边。咱们一共十六人，拿八瓶下来。”

“既然你请客，我也买一百个栗子。”画家说。

“噢！噢！”

大家开心地欢呼起来，伏脱冷为大家斟酒。几分钟之内，饭厅里沸沸扬扬，你一句我一句，胡乱寻开心。伏脱冷一边导演一边冷眼觑着欧也纳和高老头。两个人好像已经醉了，喝的并不多，可是都觉得直不起身子。伏脱冷仔细留意他们的神色，等到他们双眼迷糊快要闭上时，他贴着欧也纳的耳朵说：

“喂！小家伙，你还斗不过伏脱冷老头呢。他太喜欢你了，不能让你胡闹。嘿！居然想给泰伊番老头通风报信，简直是跟小孩子一样糊涂。正当咱们睡觉的时候，上校弗朗舍西尼伯爵的剑头已替你把泰伊番老头的遗产张罗好啦。”

欧也纳只能听着这些话却不能回答。他只觉舌尖跟上颚粘在一起，身子瘫软，瞌睡得要死。他透过一重明晃晃的雾，看见桌子和食客的脸。不久，声音静下来，客人相继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伏盖太太、库蒂尔太太、维克托莉、伏脱冷和高老头。

“哎！他们乐疯了，多年轻啊！”伏盖太太说。

这是欧也纳所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第九章　计取玩命鬼

伏脱冷担心欧也纳破坏了自己的大事，便事先在酒里下了麻醉药，借机灌醉了欧也纳和高老头。没想到这一招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却也断送了他自己的前程。

毕安训因上课回来的路上听到玩命鬼这个古怪的名字，心里一直存有好奇，他本打算借吃饭的机会向米旭诺问个明白，不料伏脱冷的酒将他灌了个半醉，他竟忘记了问玩命鬼这码事，结果伏脱冷也丢掉了获得这个消息的机会。

欧也纳直到第二天十一点钟才睡醒。喝过伏脱冷酒的人起得都很晚，仆人西尔维和克利斯朵夫只得挨门挨户去敲房客的门，喊他们起床吃早饭。

米旭诺小姐第一个下楼，把暗探给她的那一小瓶药趁机倒进伏脱冷专用的咖啡杯里。

好一会儿，房客们才到齐。欧也纳也伸着懒腰最后一个来到餐厅，刚好碰上德·纽沁根夫人的信差。欧也纳拆开信看着，突然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伏脱冷一边说一边把糖加进咖啡杯。

欧也纳盯着伏脱冷不禁浑身发抖。街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个当差模样的人神色慌张地冲进门来。库蒂尔太太一眼便认出了他是泰伊番先生家的仆人。

“小姐，”他叫道，“老爷请您回去，家里出事了。你哥哥跟人决斗，脑门上挨了一剑，快不行了！”

“可怜的小伙子！一年有三万法郎的人，怎么还去打架？

真是不懂事。”伏脱冷在一旁说。

“吓，先生！”欧也纳瞪着他嚷。

“怎么，你这个大孩子？巴黎每天不都有决斗吗？”伏脱冷一边说一边安详地喝着咖啡。

库蒂尔太太对维克托莉说：“我和你同去。”

她们急的帽子也没戴，披肩也没拿，转身就跑。维克托莉临走双眼含泪深情地望了一眼欧也纳。

望着她们离去的身影，伏盖太太对伏脱冷说：“呃，伏脱冷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维克托莉真有福气！这下她父亲只得把财产继承给她了。”

“可不是嘛！”伏脱冷望着欧也纳意味深长地说，“昨天还两袖清风，今儿个就有了几百万！”

伏盖太太叫道：“喂，欧也纳先生，这一下你倒是找对方向了。”

“不！太太，我绝不会娶维克托莉小姐。”欧也纳回答伏盖太太的时候，厌烦的神色叫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他心烦意乱，紧张到了极点，难以再保持谨慎。，高声自语：“怎么办？毫无证据！”

伏脱冷微微笑着。他喝下的药品开始发作，他勉强睁开眼，沉着嗓子说：

“小伙子，福气是睡觉的时候来的。”

他说完扑通一声，晕倒在了地上。

“哎哟！他怎么啦？”大家叫起来。

“中风！”米旭诺小姐说。

伏盖太太对呆在一边的欧也纳说：“你快去找毕安训先生来。”

欧也纳庆幸有机会逃出这个可怕的魔窟，便连奔带跑地溜

走了。

“克利斯朵夫，你快上药铺去买些治中风的药。”

克利斯朵夫走了。

“哎，高老头，帮我们把他抬上楼。”

高老头说：“我帮不上忙，我要去看女儿了。”

“自私的家伙！”伏盖太太骂道，“去吧，希望你不得好死，像野狗一样孤零！”

大家抓着伏脱冷，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床上。

“伏盖太太，去看看你屋子里有没有乙醚？”米旭诺小姐一边说，一边已和波阿雷解开伏脱冷的衣服。

伏盖太太下楼去自己的卧室，米旭诺小姐让波阿雷脱掉伏脱冷的衣服，翻过他的身来，照准他肩头猛击了一巴掌，红红的皮肤上立刻泛出两具白白的字母。

“真是玩命鬼！吓！米旭诺小姐，轻而易举你就得到了三千法郎的赏金。”波阿雷边说边给伏脱冷穿上衬衣后放倒在床上。

“别出声！快瞧瞧有没有钱箱？”老小姐急速地说，一双眼睛使尽打量着屋子里的家具。

“最好找个理由打开这个书柜。”她说。

波阿雷回答：“这样不大好吧？”

“没关系！贼赃是公家的，不能说是他的。可惜已来不及了，伏盖太太上来了。”

伏盖太太拿着乙醚进来说：“哎，今天尽出事。我的天！他怎么苍白得如同白条鸡？”

伏盖太太把手放到伏脱冷的胸口上，说：“心跳得很正常。”

“是吗？”波阿雷问。

“瞧！他像睡着了一样。西尔维已去请医生了。他可能是抽筋了吧！脉搏很好。小姐，你瞧他胸口的毛有多浓，身体壮

得能活到一百岁。这家伙！哟！戴了假发，头发原来是土红色的。听说红头发的人不是好到极点，就是坏到极点！他大概是好人吧？”

在卢森堡公园的小径旁，欧也纳碰到了毕安训。毕安训招呼说：“他看没看《舵工报》？”他接着说，“有一段重要新闻：泰伊番的儿子和老近卫军战士弗朗舍尼伯爵决斗，额头上中了一剑，约有两寸深，死了。这下可好，维克托莉小姐成了巴黎陪嫁最多的姑娘了。唉！听说维克托莉对你另眼相看，可是真的？”

“别胡说，我绝不会娶她。我已经爱上了另一个人，她也深深地爱着我。”欧也纳说。

毕安训惊奇地看着他：“我真不明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竟值得你放弃泰伊番老头的万贯家私呢！”

欧也纳大声嚷起来：“你们这些人，干吗老缠着我呢？”

毕安训道：“那么你又缠着谁呢？你疯了吗？伸出手来，让我替你按按脉。哟，你发烧了！”

欧也纳突然想到了伏脱冷。他忙说：“快回伏盖妈妈家去吧！刚才那混蛋伏脱冷晕过去了。”

“啊！我早就疑心这件事不正常。”毕安训说着，丢下欧也纳就跑。

回到公寓，毕安训给伏脱冷服了催吐剂，叫人把呕吐物送到医院化验。米旭诺小姐坚持主张倒掉，这更引起毕安训的疑心。加之伏脱冷复原得太快，所以毕安训确信这个嘻嘻哈哈的家伙是遭了暗算。

欧也纳回来时，伏脱冷正站在饭厅内火炉旁边。饭饭客人差不多都到了，除了高头老外全班人马都在谈论泰伊番儿子的事。欧也纳进门时，正好跟镇定的伏脱冷打了个照面，欧也纳

被他一瞪，不禁心惊肉跳，打了个寒战。

“喂！亲爱的孩子，死神走错门了。”伏脱冷看透了欧也纳的心思，凑近他耳朵说，“你看我活着是不是很生气？”

“哎！”毕安训说，“前天米旭诺小姐提起一个人，绰号叫做玩命鬼，这个名字对你倒挺合适。”

好似晴天霹雳，伏脱冷脸色陡变，身子晃了几晃，那双勾魂摄魄的目光直射在米旭诺脸上，霎时扯下平时那张伪善的面具，露出狰狞可怖的面目。米旭诺被他的这种威势吓得腿都软了，瘫倒在一张椅子里。房客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地愣住了。这时外面传来几个人杂乱的脚步声和士兵手中的长枪碰击石板的声音。正当伏脱冷本能地望着窗子要逃走的时候，客厅门口出现了四个人。领头的就是跟米旭诺小姐接头的保安警察头子，他的身后跟了三个警察。

其中一个警察掏出一份文告念道：“现以法律和国王的名义逮捕……”

下面的话被一阵惊讶的声音盖住了。三个警察握着上好子弹的枪进了屋内，外面各门口早有宪兵守住。玩命鬼伏脱冷一点逃走的希望也没有了。

特务长径直走过去，对准玩命鬼的脑袋用力打了一巴掌，扯下了他的假发，玩命鬼的真实面目立刻显露出来。只见他满脸通红，愤怒的眼睛射出野猫一般的亮光，面目狰狞地对着特务长大吼一声。一看他野狮般的动作，特务长和三个警察一齐用枪对准了他。玩命鬼知道处境危险，脸色突然一变，一腔怒火顿时消失得荡然无存。他微微一笑，瞧着自己的发套，对特务说：

“哼！你今天不太客气啊！来吧，拿手铐吧！在场的人替我作证，我没有抵抗。”玩命鬼把两只手伸了出来。

这一幕的经过，如同火山爆发，岩浆和火舌突然蹿出，又突然如同复归沉寂。满屋的人不觉惊叹起来。

“请写下！拉沙佩勒老头。”他招呼一个白头发的矮老头。老人从公文包里抽出逮捕记录本，在桌子一端坐下。“我就是雅克·柯冷，外号玩命鬼，判过二十年苦役。”

讲明自己的身份后，他扫视着屋里的人恶狠狠地部：“是谁出卖了我？”

他的目光停留在米旭诺小姐的脸上：“哼！是你。假仁假义的老妖精，你暗算我，让我中风，你这个探子！我一句话，包你一周之内脑袋搬家。不过我是基督徒，我饶了你。况且也不是你出卖了我，是谁呢？”

他听见警察在楼上搜查他的屋子，便说：“嘿！别费心啦！鸟儿昨天飞走了，你们将一无所获。账本全在这儿呐！”他拍拍脑门，“呃，我知道出卖我的人，是丝线那个小坏蛋了。知道我们把钱放在这里的，只有他。哼！等着吧，不出半个月准要他送命，你们派多少宪兵去保镖也没用。”

他又对米旭诺说：“他们给了你什么？两三千法郎吧？你这个母夜叉，丑八怪，你要是先把消息通知我，可以拿到六千法郎。虚伪的老妖精，领你的赏去吧！”

待警察搜查了他的卧室，一切登记完毕，玩命鬼招呼房客们说：“诸位，他们要把我带走了。我在这儿的时候，大家友好待我，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在告辞了。”

他走了几步，又转身瞧了瞧欧也纳。

“再见！欧也纳，”他温和而悲伤地说，“如有困难，我给你留下一个忠诚的朋友，人手和钱都可以支配。”

他虽戴着手铐，但仍摆出剑术教师的架式，喊着“一，二！”

他最后几句话说得很古怪，除了欧也纳，谁也不明白。警

察、宪兵都走了，而后不约而同的把眼睛盯在米旭诺小姐身上。她像木乃伊一样，干枯冷漠，缩在火炉旁边，垂着脑袋，恨不得钻到哪个阴影里藏起来。大家早就讨厌这张脸，这一下突然明白了其原因。屋内响起一阵嘀咕声。毕安训首先站起身子对旁边的人说：

“要是这婆娘再同我们一张桌子吃饭，我就走。”

刹那间，除了波阿雷，每个人都赞成毕安训的主张。毕安训走过去对波阿雷说：

“你去跟米旭诺小姐说，她应马上离开这儿。”

“马上？”

“是的，马上。”

“但她还没吃饭呢，可怜的小姐。”波阿雷用哀求的口吻说。

“她愿意上哪儿吃饭就上哪儿吃饭。”

“滚出去，探子！”

“滚出去奸细！”

此呼彼应的呼喊，对米旭诺仇视的话语，使米旭诺不得不离开伏盖公寓。

第十章 欧也纳的新房

大家闷闷不乐地正要开饭，忽然街上传来一阵马车的声音。高老头满面红光喜气洋洋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高老头坐车！”房客们说，“真是世界末日到了！”

欧也纳坐在一角正发呆，高老头奔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兴奋地说：“快跟我走。”

“你不知道出事了吧？伏脱冷是一个逃犯，刚才被抓走了。”欧也纳说。

“哎！那跟我们有何相干？我要同女儿一起吃饭，在你屋子里，她正等着你呢！听见了吗，快走吧！”

高老头用力抓住欧也纳的手臂，硬是把他从饭桌绑架到马车上。

这一天从早到晚对欧也纳来说像是一个魔幻世界，思不明，理不清。上了马车坐在高老头身旁，老人那些快活得异常兴奋的话，更让他觉得像是在做梦。

“我们三个人就要在一块儿吃饭了。一块儿！懂不懂？四年了，我没跟我的小但斐纳吃过饭。这一回她可以整夜陪我了。我们从早上起就在你屋子里。我就像小工一样搬家具。啊！啊！你不知道她在饭桌上多殷勤呢！她會这样招呼我：哎，爸爸，尝尝这个，多好吃呀！可是，我吃不下。噢！已经有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舒舒服服地同她在一起了。”

欧也纳说：“今天当真世界翻了身吗？”

高老头说：“什么翻了身？世界从未这样好过。我在街上看到的脸都那么快活，大家都高兴不已了，好像全要上女儿家

吃饭似的。哎！在她身边，黄连也会象甘草一样甜。”

欧也纳这才喘了一口气，说：“我象是又活过来了。”

“喂！马夫，快一点呀！快点儿，如十分钟内赶到，我给五法郎酒钱。”高老头叫道。

马夫听了，加鞭催马，马儿便闪电一般飞奔起来。车子在一条街道停了下来，高老头下了车，仍给马夫十个法郎，那种大方、得意劲儿，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

欧也纳问：“你带我上哪儿去啊？”

高老头回答：“你府上呀。”

他拉着欧也纳穿过一个院子，走上三楼的一套公寓。这是一所小巧精雅的屋子，有走廊、客厅、卧室和一间面临花园的书房。厅内的家具和装修十分精雅。借着烛光，欧也纳看见但斐纳从壁炉旁边一张椅子上站起来，温柔地招呼他：

“非得请你才肯来吗？”

欧也纳紧紧拥抱着但斐纳，感动得哭起来，他怎么也弄不清这幻境是怎么变出来的。

“你来瞧瞧，”但斐纳拉着他的手，带他走进一间卧室。这里的地毯、器具，一切细节都叫他忆到但斐纳的卧室，只是小了一点。但斐纳又拉他走进书房，书房和别的屋子一样精雅。每间屋里的器物都样样俱全。

“你说，称心吗？”她问。

“当然。不过这……这样的奢华，我还太穷，不能……”

“嗯嗯！你已经开始违背我了。”她撅着嘴，装出一幅一本正经的神气说。

伏脱冷的被捕使他领悟了许多，他不愿意轻易地接受礼物，因此，尽管但斐纳多情地撒娇，并和他争执，他始终不肯让步。

但斐纳只好求助于父亲说：“喂，爸爸，你说服他吧？要

是他还不接受，我可就要走了，再也不见他了。”

高老头看着，听着这一对情人的争执，傻乎乎地笑着，听女儿喊他，才从神思恍惚中醒过来，对着欧也纳掏出一只破皮夹钱包，说：“ 瞧，这些账单是我付的，这里的全部东西，账都清了。”没多少，至多五千法郎，算是我借给你的。我不是女人，你不必拒绝了！随便写个字据以后还我就行啦。”

听了高里奥老头的这番话，泪水在欧也纳和但斐纳眼中打转，他俩面面相觑，惊奇不已。欧也纳握住老人的手。

高老头叫道：“ 哎哟，怎么啦？难道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吗？”

但斐纳问：“ 可怜的爸爸，你哪弄的钱呢？”

“ 哎！律师说，向你丈夫讨回嫁资的官司要拖到六个月以上。你决定把他留在身边，像办嫁妆似的买东买西，我就想你可能又要为难了。我就拿出我的养老金替你们付了账。这儿楼上有间小屋，年租仅一百五十法郎，我么，每天花上两法郎，日子就可过得像王爷似的。我什么东西都不用买，这半个月来我一直在肚里笑，想：他们该多么快活啊！”

“ 哦！爸爸，爸爸！”但斐纳扑到父亲的膝上，搂着他：“ 亲爱的父亲，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我爱你！”

高老头有十间时间，没跟女儿拥抱过，他猛地搂着女儿说：“ 噢！孩子。噢！小但斐纳，你叫我快活死了！我的心快要炸开啦！”

“ 哎，你弄疼我了。”

“ 把你弄痛了？”高老头脸色顿时发白，瞅着女儿，痛苦有了。高老头轻轻亲吻女儿的脸，亲着他刚才掐得太重的腰部。他又微笑地带着探问的口吻说：

“ 不，不，我没有弄疼你，倒是你那么叫嚷使我难受。”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亲着女儿，一边凑近她耳朵，“ 花的钱不止

这些呢，咱们得瞒着他，否则他会生气的。”

老人的牺牲精神简直无穷无尽，欧也纳也愣住了，只能不胜钦佩地望着他。心想，我会对得起你们！

高老头不时地抹着潮湿的眼睛，喃喃道：“你们出嫁至今，只有今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了。上帝要我受多少苦都可以，只要不是你们让我受。将来我会想到：今天二月里我有过一阵幸福，那是别人一辈子都没有尝过的。”他又转过头对欧也纳说，“你瞧她多美！这样艳丽的女儿你见到过吗？没有，是不是？唉！这个漂亮的天使是我生出来的呀！往后，你给了她幸福，她还要漂亮呢。欧也纳，为了她，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可以进地狱。吃饭吧！吃饭吧！”他嚷着，弄不清自己在说些什么。

“可怜的父亲！”

“我的孩子，”他起来向她走去，捧着她的头亲她的头发，“你叫我快乐多么容易！只要时常来看我一下就够了。我就住在上面，你走一步路就到啦。你得答应我！”

“行，爸爸。”

“再说一遍！”

“行，好爸爸。”

“行啦行啦，由我的性子，会叫你再说一百遍。咱们吃饭吧。”

整个晚上高老头像小孩子一样玩闹。他躺在女儿的脚下，亲她的脚，长久盯着她的眼睛，用头在她的衣裙上厮磨，真是幸福极了。他们一直说笑玩耍到半夜，各自分手回家。

伏盖公寓里，伏盖太太正在壁炉旁发呆。西尔维和克利斯朵夫在一旁陪她叹气。

“明儿早上只需预备三杯咖啡了，西尔维。屋子里空空的，怎么不伤心？公寓里的人一下子全没了，他们可是我的财源呀！

我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横祸？真快把我急疯了。米旭诺那老巫婆把波阿雷也给拐走了。她对他怎么啦，竟叫他服服帖帖，像小狗般跟着她转？”

“哟！”西尔维晃着脑袋，“那老姑娘自有一套勾魂本领。”

“那个可怜的伏脱冷先生，他们说是囚犯，唉，西尔维，我还是不大相信。”

西尔维说：“大概搞错了吧？”

“不，他自己也招认了。”伏盖太太回答，“未料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家里，真是世界末日到了。”

西尔维叫道：“听说那米旭诺小姐，不说给你惹下了大祸，反倒拿到三千法郎的赏金。”

“甭提她了，简直是个女流氓！”伏盖太太骂道，“哼，她一定从事过恐怖活动，杀过人，偷过东西，倒是她该被送进监狱，代替那个可怜的好人……”

这时，欧也纳和高老头按铃了。

“啊！两个有良心的房客回来了。”伏盖太太说着叹了口气。

两个房客已经忘记了公寓发生的事情，明确地向房东宣布要搬家。伏盖太太急得哭起来。

“唉！西尔维，我最后的王牌也完啦。你们两位要了我的命了！我胸口好似插了根棍子，我要发疯了。我的豆子和番薯都是预备二十人吃的，这下咋办呢？啊！好，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好啦。再会吧，先生们，晚安。”

“她怎么啦？”欧也纳问西尔维。

“噢！出了那些事，大家都跑了，她被折磨坏了。”

欧也纳安慰她，说毕安训住院实习的时间快结束了，他一定会回来的。还有另外几位房客，对伏盖公寓都很满意，总之，

她的宾客不久仍旧会盈门的。

“但愿如此，亲爱的先生。”

尽管伏盖太太非常伤心，但她的神志很清醒。她的目光在饭厅凄凉地扫了一圈，阴惨惨地说：“不幸进了我的屋子，十天之内必有死神。等着瞧吧，不知会轮着哪一个！”

欧也纳见状轻声对高老头说：“还是搬家的好。”

第十一章　亲情

次日，高老头和欧也纳静等运输行李的车一到就离开伏盖公寓。吃过午饭，高老头出去找脚夫，欧也纳匆匆到学校报了到，又悄悄赶回来和伏盖太太结帐。华盖太太不在家。欧也纳又上楼瞧瞧是否忘了东西。在抽屉里竟发现了当初给伏脱冷的未写姓名的汇票，这还是还清那天随手扔下的。他正打算把借据撕掉，忽听到高老头的房间里传出但斐纳的声音。

“啊！爸爸，”她说，“上天该叫你早想到替我追究我的财产，弄得我现在要破产了。”

刚听了几个字，欧也纳觉得他们父女间话题事关重大，便不由得留神听下去。

“孩子，你这是给我当头一棒，”高老头声音失常地回答道，“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况且事情还没发展到绝望的地步。有什么急事，让你此时赶到这儿来？咱们不是说好了在新公寓见面吗？”

“唉，爸爸，大难临头，我急坏了！你请的代理人但尔维先生威胁纽沁根说要起诉他，纽沁根今天早上到我屋里来，问我是否要同他一齐破产？我回答说，这些事我根本不懂，我只想要我的那份产业，一切交涉问我的代理人好了。不料他说，他把我们两人的所有资产都投入了新开的企业，倘若我逼他还我陪嫁，他就要宣告清理财产。我跟他闹，他给我看帐簿，最后竟然哭了，疯疯癫癫说是要自杀。”

“你相信他的花言巧语吗？”高老头叫道，“他这是在演戏！你丈夫哄你，他觉得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便装死；他要

假借你的名义，避免生意上的风波。他又奸又刁，真不是东西。不行，不行！看着你两手空空我是不愿意进坟墓的。哎！走吧！我要去把一切看个清楚，账簿、营业、钱箱、文件，只有确认你财产没有了危险，我才会放心。”

“亲爱的父亲，得小心哪！我敢打赌，他不但现在死抓我的财产，而且仍想抓下去。这流氓会席卷所有的资金，丢下我们逃走的。逼他太甚，我是要破产的。”

“难道他是个骗子吗？”

“唉！是的。”她倒在椅子里哭了，“我原先不愿意对你说，免得你伤心！你知道他所谓的企业是什么吗？他买进空地，叫一些傀儡去盖屋子。他们一方面跟许多营造厂签订长期付款的合同，一方面低价把屋子卖给我丈夫，然后向营造厂宣告破产，赖掉欠款。纽沁根银行这块招牌把可怜的营造商都骗了。纽沁根为了预防日后证明他已经付过大笔款项，把巨额的证券都转移到外地。咱们如何抢回来呢？”

欧也纳听见高老头沉重的膝盖声，大概是跪在地上了。

高老头叫道：“我的上帝，我怎么触犯了你，女儿才会落在这个恶棍手里，由他摆布？孩子，原谅我吧！”

但斐纳说：“是的，我陷入泥坑，或许有你的过失。我们出嫁的时候都稀里糊涂，社会，买卖，男人，品格，我们懂什么？做父亲的应该替我们着想。亲爱的父亲，我不责怪你。原谅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得了，爸爸，别哭啦！”

“你也别哭啦，我的小但斐纳。把你的眼睛给我，让我亲一亲，擦干你的眼泪。好吧！我去找那个混蛋，把他搅乱的事理出个头绪来。”

“不，还是让我来吧！我会知道如何对付他的，他还爱我呢！不过明天你得看看他的帐目跟生意。但尔维先生对生意一

窍不通。哦，不，不要明天，我不愿意惹动肝火。我要调养精神，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欧也纳一起去参加德鲍赛昂太太后天举办的舞会，给亲爱的欧也纳挣点儿面子！来，咱们去瞧瞧他的屋子。”

至此，欧也纳刚想躺在床上装睡，楼梯上传来德雷斯托太太的声音。

“我父亲在家吗？”她问西尔维。

欲出门的但斐纳听出是姐姐的声音，说道：“啊！爸爸，是娜齐来了。听说她家也好像出事了。”

“什么！”高老头叫起来，“我的末日真是到了。祸不单行，我哪受得了呢！”

“你好，爸爸，”伯爵夫人走进来，“哟！你也在这里，但斐纳。”

伯爵夫人看到妹妹，似乎面有难色。

“你好，娜齐。在这里看到我是否觉得奇怪？我是天天来看望父亲的。”

“从哪时起？”

“要是你时常来这儿，你就知道了。”

“别打趣啦，但斐纳，”伯爵夫人几乎要哭了，“我苦极了，我完了，爸爸！哦！这一次真完了！”

“怎么啦，娜齐？”高老头叫起来，“快把一切说给我们听听，孩子。哎哟，她的脸色苍白，但斐纳，小乖乖，快，快去扶住她。”

“可怜的娜齐，”但斐纳扶着姐姐坐下，说，“你讲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快说出来，你要急死我了！”高老头叫道。

“唉！我丈夫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替马克西姆还了不少

的债务，可是这次他又欠了十万法郎！哦！爸爸，十万法郎！我都急疯了。你拿不出这笔钱，我也早都花光了……”

“是的，”高老头说，“我别无它法，除非去偷。可是如果你需要我会去偷的呀，娜齐！会去偷的呀！”

姊妹俩听着愣住了。这句凄惨的话表示父亲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十分痛苦绝望的地步。天下还有哪位自私自利的人，听了会无动于衷呢？

伯爵夫人又说：“为了马克西姆，也为了我的幸福，我跑去找那个狠心的高利贷商高布赛克，把雷斯托家祖传的钻石全卖了。卖了！懂不懂？马克西姆得救了！而我却全完啦。雷斯托全知道了。”

高老头说：“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的？我要杀了这个人！”

“昨天他叫我到他屋子。问我，你的钻石在哪儿？——在我屋里啊。——不，都在这儿，在我的柜子上。——他取下来蒙在匣子上的手帕，说：你知道从哪儿来的吧？——我双膝跪下……哭着问他要我如何去死。”

“哎哟，你怎么能说死字呢！”高老头叫起来，“哼！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把害你们的那个人找出来，用文火慢慢地烤，把他扯成碎片……”

“最后他要我做的事比死还难受。”

“他怎么说？”

“他叫我起誓，他何时要求我，我就必须在自己产业的卖契上签字。”

“不能签呀！”高老头急得叫起来，“绝不能签这个字。哼！雷斯托，你不能使女人幸福，她自己去找，而你不惭愧，反倒要责罚她？娜齐，别怕他。这流氓不伤害你也还罢了。天打的！我恨不得立刻变成一只老虎，把这两个男人都吃掉。哦呀！孩

子们，你们竟过这种生活，我都急疯了。一旦我两眼一翻，你们怎么办！做父亲的应该和女儿活得一样长久。我的小天使，只有在你们遭了难时我才能见到你们吗？你们只拿着眼泪给我看。来吧！到爸爸这儿来吐吐苦事吧，我的心大得很，什么都容得下。你们尽管戳破我的心，撕成碎片。我情愿替你们去受苦，去受累。啊！你们小时候多么幸福！……”

“只有那段时光是我们的好日子。”但斐纳说，“在面粉袋上打滚的日子去哪了？”

“爸爸！事情还没完呢。”娜齐凑近高老头的耳朵，老人吓得直跳起来。

“钻石没有卖出十万法郎。马克西姆被人告了。我们还缺一万二法郎。要是不替他还上债务，他就得进监狱。”

“我没有这么多钱呀。娜齐。我什么都没有了！世界末日真是到了。呃！我还有银搭扣，六套银的刀叉，我当年最早买的，最后，我仅剩一千两百法郎的终身年金……”

“你的存款呢？”

“花掉了。只留下这点钱做生活费。我替但斐纳布置了一个屋子，花了一万二千法郎。”“噢！那可如何是好呢？失去马克西姆，失掉这爱情，我只能死了。”娜齐急得哭起来。

高老头叫起来：“往哪去找一万两千法郎呢？该死！啊！也许我可以代替人家服兵役赎笔钱。”

“啊！不行，爸爸。”

“再说，即使替人家服兵役的钱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娜齐回答。

老人绝望极了，叫道：“ 卖命也不成吗？只要谁救你，娜齐，我肯为他拚命，为他杀人。我甘心像伏脱冷一样进监狱。我……”他忽然停住，像被雷劈了一样。他扯着自己的头发说：

“没了，什么都光了！我要知道到去哪儿偷就好啦。该死的东西，你把钱存了养老金，你这老混蛋，你忘了女儿吗？她来向我要钱，她有急用，而我竟然没有分文。死吧，像野狗一样死吧！”

高老头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往墙上撞去。姊妹俩惊呼着上前拉住他。欧也纳吓坏了，抓起原先给伏脱冷的借据，上面的数目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他改写成一万二千法郎的借据，并写上高里奥的名字，拿着走进屋里。

“你需要的钱来了，太太，”他把票据递给伯爵夫人，“我正在睡觉，被你们的话惊醒了，我正欠着高里奥先生这笔钱，这是张票据，你可以拿去转让，我到期准定还清。”

娜齐接过票据，顾不上道谢，转身就往外跑了。

“我原谅她，”老人睁开眼睛说，“她的处境太坏了，头脑再冷静的人也受不住。但斐纳去安慰安慰娜齐吧，对他温和点，你得答应我，答应你快死的父亲。”他紧紧握着但斐纳的手说。

但斐纳吃惊地问道：“你怎么啦？”

父亲说：“没有什么。马上会好的。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脑门上，可能是头痛。可怜的娜齐，将来怎么办呢？”

欧也纳照料高老头睡下。但斐纳看爸爸睡熟了，对欧也纳说：“今晚在意大利剧院见。到时候你告诉我父亲的情况。明天你得搬家了。”

欧也纳正要送但斐纳出门，忽然听见高老头哼了一声，并说道：

“她们真不幸啊！”

第十二章　豪门舞会

欧也纳把但斐纳送回家，因为惦念高老头，谢绝陪她吃饭。回到伏盖公寓，他看到高老头已起来了，正准备吃饭。

毕安训瞅着他嗅着面包辨别面粉的表情，知道他的行动已经身不由已，便做了个无奈的姿势，对欧也纳说："他完啦！我觉得他身上有些奇异的变化，恐怕马上要脑溢血了。那不正常的眼神也说明血浆已经进了脑子。你瞧见他眼睛布满无数的微尘吗？明天我会看得更清楚些。"

"有救吗？"

"没办法了。不过可以拖几天。明天晚上要是病象仍然如此，可怜虫就完啦。他怎么会这样，你知道不？一定是精神上受了沉重的打击。"

想起两个女儿接二连三地打击父亲的心，欧也纳说："是的。"

晚上，欧也纳陪但斐纳到意大利剧院看戏，他说话很小心，以免她听了担忧。谁知他刚说了几句，但斐纳就说：

"你不用着急！我爸爸的身体很强壮。今天早上只是给他受了些刺激。但我们的财产成了问题，你可知道这件倒霉事儿多么严重。你把我当做没人性的女儿吗？噢，不是的。我们哪会不爱我们那样的好爸爸呢？可是我们不幸的婚姻能瞒着他吗？当初他干吗不拦阻我们？不是应该由他来替我们着想吗？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们一样痛苦，可是又能如何呢？"但斐纳看见欧也纳一言不发，觉得有些不快，问道："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体味你的话。"

当天晚上欧也纳没有回伏盖公寓。他决心享用一下他的新居。他住了一整天。次日他起得很晚，等但斐纳中午来与他共餐。在新屋里把精美的东西一一使用过来，真是其乐无穷。加之有但斐纳在一起，更增添了每样东西的价值。四点左右，两个情人才想起了高老头，想到他有心搬到这儿来时的幸福。欧也纳认为高老头可能病了，更应当立即接过来。他离开但斐纳回到伏盖公寓，画家告诉他说高老头病倒了，毕安训在楼上照顾他。

欧也纳冲向楼梯，被伏盖太太拦住说：“ 高里奥先生和你应该在二月十五搬出，现已过期三天，你们得再付一个月房钱。如若你肯担保高老头，只请你说一声就行。”

“ 怎么？你不相信他吗？ ”

“ 相信？倘若老头儿死了，他的两个女儿连一个子儿都不会给我的。他的破烂东西统共还不值十法郎。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剩余的餐具也卖掉了。”

“ 你放心，全部开支由我负责。” 欧也纳心慌难定，惟恐出了乱了。

他奔进高老头的屋子。老人躺在床上，毕安训坐在他的旁边。

“ 你好，先生 !”

老人对他微笑了一下，两只无神的眼睛望着他，问：“ 她怎么样？ ”

“ 很好！你呢？ ”

“ 不坏。”

“ 千万别让他劳神。” 毕安训把欧也纳拉到屋子的一角说。

“ 怎么啦？ ” 欧也纳问。

“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要死了，脑溢血已经发作，现在

贴着芥子膏药，药性正在起作用。”

“能不能给他换个地方？”

“不行，得留在这儿。根本不能有一点儿动作和精神上的刺激。他这病原来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今儿早上，他不知去哪儿了，把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弄得精疲力尽。对了，他的一个女儿来过这儿。”

“伯爵夫人吗？高个子，深色头发，眼睛很大很好看的？”

“不错。”

欧也纳说：“让我来单独和他呆一会。我问他，他会告诉我一切的。”

“这当儿我去吃饭，千万别让他太激动，咱们只有一线希望。”

“你放心。”

毕安训走后，高老头睁开眼睛，欧也纳问他：“先生，你早上去哪了，怎么会累成这个样子？”

“没什么！”

“伯爵夫人来过吗？”

“来过。”

“她又向你要什么了？”

“唉！”他鼓足气力说，“她很不幸呀，我的孩子！她为明晚的舞会做了一件金钱铺绣衣裙，好看极了！可怜的娜齐却连一千法郎的定做费都拿不出。娜齐急得无法，来借我的餐具做抵押。因为外面传言娜齐把雷斯托家祖传的钻石给卖了，雷斯托非坚持她戴着那些钻石到舞会上炫耀一番。由此，娜齐不能向那魔鬼丈夫要钱。再说但斐纳明天要打扮得天仙一般，娜齐当然不甘心逊于妹妹。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可怜的孩子！昨天我拿不出一万两千法郎，已经惭愧极了，我要拚了这条老命来

弥补。我把银搭扣和餐具卖了六百法郎，我的保养金向高布赛克押了四百法郎，一年为期。以后我光吃面包就行！至少我的娜齐能快快活活地度过一晚啦，能光彩照人地去出风头啦。一千法郎钞票正放在我床头。想着头底下压着娜齐喜欢的东西，我心里特别暖和。”

欧也纳不忍再听下去，就说：“得啦，你休息休息吧，别说话……”

第二天，高老头的病并未好转。伯爵夫人也没有来，只派了个仆人来拿钱。

高老头有些失望，说：“我原以为她会亲自来的呢。也好，免得她看见我病了又担心。”晚上七点，但斐纳的女佣泰蕾丝送来一封信给欧也纳，请他晚上陪她参加德鲍赛昂夫人的舞会。八点半钟，毕安训请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后认为高老头虽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但也不至于马上就死，还将会有好几次反复，才决定老人的生命和神志。“他还不如快一点死的好。”医生对大家说。

高老头好似陷入昏迷状态。欧也纳于是把他交给毕安训，要去给但斐纳报告这一凶讯。但他刚一出门，高老头忽然坐起来叫道：“告诉她，叫她尽情去玩。”

欧也纳满面愁容地跑到但斐纳面前。她头也梳好了，鞋也穿好了，就差换上跳舞的衣裙出门了。她见欧也纳急忙地跑来，并没换装，奇怪地问：“嗯，怎么，你还没有换衣服？”

“可是太太，你的父亲……”

“又是我的父亲，”她打断了他的话，“应该怎么对待父亲，不用你来教我。欧也纳，你先别说啦！快去穿戴好，咱们路上再谈父亲的事。如果走晚了，说不定路上堵了车，十一点才能进门。”

“哎，去啊，欧也纳先生，太太要生气了。”泰蕾丝一边说一边推他走。

聪明的欧也纳，识透了但斐纳的心，觉得她为了参加舞会，不顾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但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勇气开导她，也没有勇气得罪她，更没有骨气离开她。

“在这个情形之下开导她，她绝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然后他又琢磨医生的话，觉得高老头也未必像他想象的那么危险，心里找出多种罪恶的理由替但斐纳开脱。换好衣服，上了马车，但斐纳问道：“现在你说吧！父亲怎么啦？”

“很不好。你要真爱我，咱们快去看他。”

“好吧。等跳完舞回来。我的好欧也纳，乖乖的，别教训我啦。”

车子走了一程，欧也纳一言不发。

“你怎么啦？”她问。

“我听见你父亲在拉痰。”接着他就说了伯爵夫人如何为了虚荣作的残忍行为，父亲如何为了她而闹出这场危险的病，为了娜齐的金线跳舞衣裙付出了如何可怕的代价。但斐纳听着哭起来。

“我会变的难看的。”这么一想，她不再哭了，接着说：“我要去照料父亲，守在他床头。”

欧也纳说：“啊！这样我才高兴哩。”

鲍赛昂府四周被五百多辆车上的灯照得如同白昼。大门两旁各站着一个威严的警察。但斐纳和欧也纳到的时候，楼下一排大厅早已挤满了人。每间客厅里都有许多巴黎最美的妇人，个个盛装艳服，露着笑脸。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各国的大使、公使、部长、名流，胸前挂满了十字勋章，系着五光十色的绶带，争先恐后拥在子爵夫人周围。乐队奏出的优美的音乐，在

金碧辉煌的大厅内缭绕。

舞会开始，欧也纳在舞厅看见了德雷斯托太太。她身穿漂亮的金丝线衣裙，戴着全部钻石，傲气凌人地出场了。

欧也纳被但斐纳邀请跳舞。今天她在鲍府露了头角，沾沾自喜。

“你觉得娜齐怎么样？”她问。

“她嘛，她预支了她父亲的全部性命。”欧也纳回答。

清晨四点，舞会结束。欧也纳把但斐纳送回住所，由于牵挂高老头，冒着又冷又潮的天气走回伏盖公寓。一进门，毕安训就说：“可怜的高老头无治了。”

欧也纳望了一眼睡熟的老人，回答说：“朋友，既然你能克制欲望，就走你平凡的路吧。我现在已陷进了地狱，而且得留在那里。上流社会，哼！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真正描绘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你相信就是。”

第十三章　弥留之际

次日，高老头的病势又恶化了。

毕安训对欧也纳说：“ 老头儿活不过两天了，也许还活不了六小时，可是他的病咱们又不能见死不救。给他治病需要钱，他的衣袋、柜子，我都找了，全是空的，一法郎都没有。他神志清醒的时候我问过他，他说身无分文了。我可没有钱，你有么？”

“还剩二十法郎。”

“好。我到药剂师那儿去做个保，预订一些药品。可惜不能送他进我们医院护理。你来看护他。我告诉你该如何做。我不回来，你不能离开他。”

他们走进高老头的屋子。欧也纳看到老头那张没有血色、没有生气、扭做一团的脸，不免一震。

“喂，先生，怎么样？”他靠着破床探下身去问。

高老头眨巴着暗淡无光的眼睛，仔细瞧了瞧欧也纳，但没有认出他。欧也纳心中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毕安训，窗上要挂个帘子？”

“不用。气候的变化对他已没影响。他要有冷热的知觉倒好了。可是咱们还得生火煎药，还能做些别的用处。等会儿我叫人送点柴草来。昨晚，我把你的柴跟高老头儿的泥炭全烧完了。屋子潮得厉害，墙壁都是湿的。克利斯朵夫把屋子打扫过了，这儿根本不像是人住的，简直像马房，臭得要命。”

欧也纳心中暗叫：“ 我的天！想想他的女儿吧！”

欧也纳靠近高老头的床头坐下。

高老头一下子认出了欧也纳，说道："她们玩得痛快吗？"

"哦！他只想着他的女儿。"毕安训说，"昨夜，他说了上百次：她们在跳舞，她的跳舞衣裙漂亮极了。我的小但斐纳！娜齐！叫得让人心酸。"

"但斐纳！"老人接口说，"她在这儿，是吗？我知道的。"

他眼睛忽然四下瞅望，瞪着墙壁和房门。

"我下去叫西尔维预备芥子膏药，你照看一会。"毕安训说。

欧也纳独自陪着老人，注视着他可怕而痛苦的脸，思绪万千。昨天晚上盛大热闹的舞会，同眼前这个病人垂死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啊！是你，亲爱的孩子。"高老头又清醒过来。

"你好些了吗？"欧也纳握着他的手问。

"好多了。刚才我的头像被钳子夹住了，疼得要命。你看见我女儿了吗？她们一旦知道我生病，会立刻赶来的。天哪！真想起来把屋子收拾干净招待她们。有个年轻人把我的炭烧光了。"

"你放心。一会儿，克利斯朵夫会替你搬木柴上来。"欧也纳说。

"好吧！但拿什么付帐呢？我身无分文了，孩子。我把一切都给了她们，我变成乞丐了。那件金线裙漂亮吗？啊唷！好痛啊！"

克利斯朵夫上楼来。高老头叫道："克利斯朵夫，是不是我两个女儿告诉你她们就要来了？你再去一次，我给你五法郎。对她们说我感觉很坏，临死之前还想拥抱她们，再看她们。你这样去说吧，可别吓着她们。"

克利斯朵夫看见欧也纳对他打了个手势，便去了。

“她们快要来了。”老人又说，“我了解她们。好但斐纳，我死了，她会伤心呀！还有娜齐也是的。我不愿意死，因为不愿意让她们流泪。我的好欧也纳，死，死就意味着再也看不见她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会闷得发慌哩！可怜的孩子，她们的财产受到危险，还少不了我呢。哎哟，我好难受！把我治好呀，治好呀！她们需要钱，而我知道到哪儿去挣。我要去做淀粉生意，我会挣几百万。哦呀！痛死我了！”

高老头沉默了，仿佛拼足力气熬着痛苦。他这样神志不清昏沉了好久。克利斯朵夫回来了，向欧也纳禀报他去高老头女儿家的情况。

“我先到伯爵夫人家，但没法跟她说话，她和丈夫有要紧事儿商量。我再三央求，还是未见她。我正要走，太太从一扇我看不见的门里走了出来，她说她现在不能来，等事情办完，就过来。接着我到德纽沁根太太那里，侍女说她跳了一夜舞，早上五点多才回来，正在睡觉，不准人叫她，我再三央求也无济于事。”

“一个也不来。”老人猛地支起身子说，“她们有事，她们在睡觉，她们不会来的。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在十年前知道了。我虽心里这么想，只是不敢相信。”

一汪泪水涌出了眼眶。老人继续说：“唉！假如我有钱，没有把财产分给她们，她们就会来，甚至会用亲吻来舐我的脸！我可以住在一所公馆里，有华丽的屋子，有我的仆人，生着火；她们都会哭得死去活来，还有他们的丈夫。钱能买到一切，甚至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她们两铁石心肠。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们，把所有的爱用尽在她们身上了。对于我的慈爱，她们都狠狠地报复了，像刽子手一样给我上过毒刑了。哎哟！痛死我了。天哪！医生呀！医生呀！快把我的头劈开来，

也许会好受一点。我的女儿呀！娜齐，但斐纳！我想看你们。我把全部的生命都给了你们，而今天你们连一小时都不给我！来啊！宝贝们，你们来亲我呀！……”

欧也纳再也不忍心继续听下去了，安慰老人说：“躺下吧！我来给他们写信。她们如果再不来，我就自个儿去。”

“我要死了，要气疯了，气死了！我受骗了。她们不爱我，从未爱过我。哎！娜齐！哎！但斐纳！爸爸待你们多好，他在遭罪，你们来吧！来看看他吧！……”老人大哭起来。

欧也纳被老人呼天抢地的哭诉吓坏了。他忙喊：“克利斯朵夫，快把毕安训找来，顺便替我雇辆车。”

他对绝望的高老头说：“先生，我这就到你女儿家把她们带来。”

“把她们抓来，抓来！”

“先生，安静一点，别生气，别着急。”

“见不到她们，这才是我的临终苦难！”

“你会见到的。”

“真的！”老人迷惘地叫起来，“噢！看到她们！我还会看到她们，听到她们的声音。那我死而无怨了。让我摸摸她们的头发，……头发……”

他仿佛挨了一棍，脑袋歪倒枕头一侧，双手在被单上乱抓，仿佛要抓女儿们的头发。

“我祝福她们，祝福她们。”他挣扎着说完这句话。

毕安训进来瞧了瞧病人，使劲掰开他的眼皮，两个人只看到一只暗然无光的眼睛。

“完啦，我看他不会醒了。”毕安训按了按脉搏，把手放在老人的心口上，“心脏还在跳，像他这样活着反而受罪，还是早点死的好。”

“我叫他的女儿来。”

欧也纳奔下楼梯，一路上十分气愤，刚才那幕可怕的景象使他动了感情。他走进德雷斯托家，许久，才被仆人带进客室。

“伯爵，你的岳父病情危急，连买木柴的钱也没有；他马上要死了，想最后见见他的女儿……”

“先生，”伯爵冷冷的回答，“他死也好，活也好，我全无所谓。至于我太太，她现在那副模样根本没法出门，我也不让她出门。请你告诉她父亲，只要她对我、对孩子，尽完了她的责任，她会有空的。条件嘛，只是签个字罢了。”

欧也纳看到伯爵夫人泪人儿般地埋在沙发里，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叫人怜悯。她怯生生地瞧了瞧丈夫，对欧也纳说：“先生，请你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去不了。如若他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一定会原谅我。”

欧也纳知道自己徒劳了，娜齐已经失去了自由。接着他径直赶到德纽沁根太太家，发现她还躺在床上。

“但斐纳，你父亲想见你最后一面。”

“今天我很不舒服呀！从舞会出来受了凉，我担心得肺炎，正在等医生来。”

“不行！你父亲快死了，他在叫你！你要是听到他的喊声，病会马上就好。我的钱全花光了。你父亲一无所有，今晚上恐怕连下葬的衣服都没法买。”

但斐纳猛地从床上跳下，冲向书柜，抓起钱包递给欧也纳，嚷道：“我去我去。你先走，说不定我会赶在你前面。”她回头叫老妈子，“泰蕾丝，请老爷马上来跟我说话。”

欧也纳庆幸终于能对垂死的老人报告有一个女儿会来了。他从但斐纳的钱包里掏出一点零钱打发走了车夫，发现这位富有而高雅的少妇，包中只有七十法郎。回到公寓，高老头看见

欧也纳，问：“ 她们来了吗？”

“是的，但斐纳跟我来了。”欧也纳回答。

老人努力瞪大眼睛盯着房门。毕安训叹气，说：“ 他醒来后，一个劲地喊他的女儿，好惨！医生说他没有救了，咱们替他换上一件白衬衫，一条褥单吧！无论如何他究竟还是个人。”

欧也纳站在床上扶着垂死的人，让毕安训脱下衬衫。老人做了个手势，仿佛要留住身上的什么东西，同时叹息几声，发出些不成音的哀号，像野兽一样表现出极大的痛苦。

“哦！哦！”毕安训说，“他要一根头发链子和一个小小的胸章，刚才为他涂药时拿掉的。喂，在壁炉架上面，快给他挂上。”

那是一条浅灰的头发编成的链子，欧也纳猜想大概是高里奥太太留下的遗物。胸章的一面刻着娜齐的名字，另一面刻着但斐纳的名字。胸章里面藏着极细的头发卷，大概是女儿们童年时剪下来的。发辫挂上他的脖子，胸章刚一碰到胸脯，老人便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令人不寒而栗。

“噢！娜齐！但斐纳！”老人突然叫起来。

“他还活着呢！”毕安训说。

老人一边叫着，一边使出全部余力伸出手来，在床的两边触摸到两个大学生的脑袋，拚命抓着他们的头发：“ 啊！我的天使哪！”

老人发出最后两声叹息，断气了。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妇人的声音。

“来得太晚了。”欧也纳说。但来的不是但斐纳，而是她的侍女泰蕾丝。

“欧也纳先生，太太为父亲向先生要钱，先生和她争吵起来，太太晕过去了。”

“算了吧，泰蕾丝。她就是来了也白搭，高里奥先生已死了。”

“哦！可怜的先生！”

泰蕾丝走了。两个大学生并肩呆着。

欧也纳问毕安训：“现在该怎么办？”

“我替他合上眼睛，并把四肢放得端端正正。咱们马上到市政府报告他的死讯，那边派医生验尸确认死亡之后，包上裹尸布埋掉就得了。你还想怎样？”

欧也纳向教士们打听了送葬的费用，写信给德纽沁根和德雷斯托伯爵，请他们派管事来办理丧费。到了第二天送葬的时候，一个女婿也没送钱来，欧也纳不得不掏出自己的表叫克利斯朵夫送到当铺去，勉强开销一切开支。先给西尔维十法郎去买裹尸布，又买了一口穷人用的最廉价的棺木。

这是穷人的送终仪式。既没有排场，也没有吊唁者，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属。送葬的时候，毕安训由于医院有事未参加。欧也纳四下张望，没看到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和女婿。除他之外，仅克利斯朵夫因为赚过他不少酒钱，觉得应当尽一尽最后的礼节。欧也纳握了握克利斯朵夫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克利斯朵夫说：“他是个善良人，好人，从未大声说过一句话，从未损害别人，也从未干过坏事。”

灵车到了墓地。两个教士，唱诗班的孩子，教堂的管事，都来了。他们仅仅做了尽七十法郎所能办到的礼忏。六点钟，高老头的遗体下了墓穴，欧也纳拿出剩余的一点钱为他买来短暂的祈祷。两个掘墓人，在棺木上扔了几铲子土挺了挺腰，其中一个走来向欧也纳讨小费。欧也纳掏来掏去，一个子儿都没掏到，只得向克利斯朵夫借了一法郎。

太阳将要落山了。潮湿的傍晚使欧也纳心烦意乱。他呆望

着新垒的墓穴，心里很难过。教堂的人都走了。克利斯朵夫也走了。欧也纳独自走向墓地高处，远眺巴黎城内星星点点的灯火，擦干脸上最后一滴泪水，离开了墓地。